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八五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85).....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八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I.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85)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284)

1. **主席：**依照安理会先前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拟邀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摩洛哥、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及马来西亚的代表们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A. 埃里安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

伯)、**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A. 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A. 拉乌夫先生**(伊拉克)、**H. R. 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E. 古拉先生**(黎巴嫩)及**M. 哈希姆先生**(马来西亚)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我刚刚接到阿富汗〔S/9305〕、苏丹〔S/9304〕、也门〔S/9306〕、突尼斯〔S/9307〕及科威特〔S/9310〕等国代表的通知要求许可参加安理会即将讨论的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异议，我拟邀请他们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要是他们当中任何一国代表要在安理会发言，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A. R. 帕兹瓦克先生**(阿富汗)、**M. 法赫尔丁先生**(苏丹)、**M. S. 阿拉塔尔先生**(也门)、**M.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及**S. Y. 沙马斯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继续研究它的议程上的项目。在我的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阿富汗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4. **帕兹瓦克先生**(阿富汗)：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我感谢你们答应我上午的请求，让我参加对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项目的审议。我得说明为什么我在这样晚的期间才提出这个请求，对此我负对安理会说明的义务。

5. 我密切注意倾听安理会理事国和非理事国代表的发言。几乎所有我希望提请安理会注意的要点，与会者都比我更高明地在讨论中提出来了。我很满意地注意这些要点，例如，联合王国代表说：

“我这样认为，安理会必须提出要求，任何单方面采取的损害耶路撒冷前途的行动都是不应该或不许可的。

“最重要的是，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中有正当的利害关系。因此，相反的建议必将否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的整个概念。”〔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33和36段。〕

6. 我满意地听到法国代表提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它构成了向安理会提出控诉的合法根据，同时也听到他引用了决议中如下的有关部分：“以色列为了达到改变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而采取的所有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措施以及其他行动，包括在那里征用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在内，都是无效的”——并——“紧急呼吁以色列取消业已采取的类似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同上，第43段〕。我也满意地听到他接着说：“看来无可争辩的是：以色列当局依靠实际上的占领，采取了立法措施或其他措施，借以助长和加速耶路撒冷一部分地区归并的过程，这些都是违反联合国的所有决议的。其中有些措施也是违反国际法有关武装占领的规则和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的。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和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宗教和法律问题。很明显，耶路撒冷的前途不能由单方面来决定。”〔同上，第51和52段。〕

7. 我也满意地听到苏联代表说：“为了达到这一地区的和平解决，遵守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各个部分和条款是必要的；以色列从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其武装部队是必要的。……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其应尽的责任，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履行它的各项决定。”〔同上，第68和70段。〕

8. 然后我们听到美国代表发言说：

“征用和没收土地、在这类土地上建造房屋、毁坏和没收建筑物、包括那些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的建筑物、在这个城市的被占领部分行使以色列法律，所有这些都有损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共同利益。美国认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受到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部分，也象其他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一样，是被占领的领土，因此，要受国际法关于占领国权利和义务诸条款的支配。……我遗憾地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占领区的行动并

不是这样，它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关注，即东耶路撒冷的最后处理可能受到损害而人民的私人权利和活动则已受影响和改变。”〔同上，第97段。〕

9. 后来我又听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非阿拉伯国，非理事国的代表的发言〔第一四八四次会议〕，他们不仅表达了他们在联合国所代表的几百万穆斯林教徒而且也表达了包括阿富汗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几亿穆斯林教徒的思想感情。以色列代表听了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国家的发言以后，做了最后的声明，这使我感到有责任要求参加这个会议。以色列代表作为他的政府的负责发言人，对那些发言的回答，其实是如下几个字：“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第一四八四次会议，第243段。〕这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敢大胆占用安理会时间的理由。我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你们在有关处理维持和平和防止可能扰乱此种和平的局势的问题上所负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性。我意识到你们已经承担了作为你们自己政府代表的责任，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也承担了那些会员国选择你们充当代表，从而把信任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责任。

10. 我还了解到每个安理会代表的时间是多么宝贵，以及安理会集体地和不失时机地讨论这个重要局势是何等的重要，而且还要求高度负责的、对所有有关问题均须加以多方面考虑的人，在做出决定时出之以十分正确的态度。

11. 我并不要求安理会把我看成以顾问的姿态参加这个会议，我也不能够说服直接卷入争端的双方的任何一方。我在这里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不会不影响各地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我是一个小国的代表，这个国家“既无贪欲又无仇恨”——这是一位发言人所使用过的措词——也没有可能被解释为怀有反对任何人的野心。除了在世界各国和人民处于和平、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条件之下，我所代表的国家不能想象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能实现和平、进步和幸福的渴望。我们关于中东局势的立场已反复在联合国申述过。但是我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发言，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想引述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部分声明，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五日在联合国

大会第五次特别紧急会议上所作的声明。我之所以必须引用这些声明，是因为这是在两年前群情激奋的时刻所作的。我要向你们提到这些声明，同时，我希望提请你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两年前，尽管当时群情激奋，我所说的话并不感情用事。

12. 声明的第一点是这样的：

“中东的局势不仅限于那个地区，而且也表现为世界范围的一个危机；由于联合国在这地区有着被广泛承认并且是非常直接的责任，所以这种局势必然为联合国所直接关注。”¹

声明的第二点是：

“……各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同时能够为和平的利益影响这种局势。那些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国家，因而也可以比较客观地对正义的和平起着它们的影响的国家，也是联合国会员国。由于它们分享这个世界机构的会员身分，因此，各方面都必须求助于联合国并认为联合国对它们负有采取行动的义务，这就是很自然和合适的了。”²

第三点，我还曾说过：

“这很明白，如果国际社会在其权限范围内通过使用种种和平办法，还不能结束危机时，那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就会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²

13. 现在我来讲第四点声明。当时我在请求这个机构容许我提到我们大家都负有的某些义务后，我说：

“……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有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保证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不受危害的义务；我们每个人还负有责任，在处理我们的事务时，永远记住我们的审议对联合国效能、这个论坛的好名声，以及会议的满意进展所产生的影响；而且所有会员国也共同负有尊重这个组织的决定的义务。”³

有关中东冲突问题的第五点声明如下：

¹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二五次会议，第8段。

²同上，第12段。

³同上，第14段。

“摆在大会面前的这个问题，不管它多么错综复杂，从来不单单是安理会或大会的事，而是整个联合国的问题。”⁴

第六点，我说过：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实际上完全一致同意，这个危机应受到世界各地所有会员国的注意，并确实需要所有会员国充分参加此项认真的工作，以期取得结果。那种广泛的一致已经表明各会员国能够应付挑战。他们已经同意这个问题不再是双方之间某种有限的对峙，而是一个具有地区性规模的争端；这一争端还将威胁着要延及其他地区和其他主要的政治集团。他们已经正确地估计到这一危机的分量。”⁵

14. 我现在来讲第七点声明。

“广泛的一致意见认为，努力取得最后和平和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在联合国的组织里才有希望。

“最后，在维护如下的这个原则上，实际上存在完全的一致，即通过战争来侵占领土，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根据联合国宪章，都是不许许可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所有声明都确认的，而且——我还应该着重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比所有大国对这点更加强调，这些大国在联合国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所有发言人都得出了这样必然的结论：就是希望把军队撤回到原来的阵地。”⁶

第八点声明是：

“此外，广泛一致的意见认为，国家的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它们有免受战争威胁的正当的权利。”⁷

第九点，我曾提及大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否定了吞并耶路撒冷旧城的任何措施。

15. 在回顾那些声明时，我有一点想说的，那就

⁴同上，第一五四九次会议，第2段。

⁵同上，第8段。

⁶同上，第11段。

⁷同上，第13段。

是它们是两年前提出的。我希望你们会正确地理解我为什么要提到作出声明的时间、要提醒你们注意当时的气氛，以及全世界指望从那时起两年来本来应该发生什么事情。

16. 我从以色列代表的声明中引用的五个字，如果认真看待，那就包含多得多的东西了。其意义超过了仅仅是通过军事力量占领领土的问题。它宣布着“永久”的吞并。不但如此，它把这件事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令人震撼地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穆斯林人和同除犹太教以外的所有其他信仰的人的冲突中去。它一方面继续是一场政治战争，同时又令人感到是一场宗教战争的序幕，而后一种战争就更加危险了。所以我想声明一下：如果有一天这种冲突发生的话，历史将记下昨天晚上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就是以色列发表这个宣告的地方。

17. 然而，中东局势，包括耶路撒冷的局势，对我们说来根本上和主要地仍然是一个政治局势。安全理事会也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政治机构。我充分认识到这个圣城在千百万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我们阿富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仍要强调这样的事实：一个民族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

18. 从政治和法的观点来看，我们首先要根据国际法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时代应当这样来理解，即：这是国际秩序必需据以遵守的法律。按照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们不能接受通过军事力量占领或取得领土，不管它是圣城，还是任何其他并没有这样圣地的领土。

19. 为处理中东局势而召开的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和继之而召开的大会常会、以及在讨论了这种局势的安全理事会所有会议上和其他每个场所，却从来没有有人敢于赞成可以通过军事力量取得所占领的领土的这样的原则。我不认为现在任何人能够这样做。我要向敢于说他赞成这种原则和观念的任何人挑战。甚至在安全理事会的这一系列会议上，如果说有任何事情达成协议——而且是全体同意的协议——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必须予以唾弃。

20. 我必须说明白，我不是到这里来为阿拉伯人辩护的。阿富汗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我想要你——

主席先生，和在座的每位先生都知道，这是牵涉到我国和象我国一样的那些国家——我指的是那些构成联合国的多数的小国，而且也是在世界上占多数的国家——的直接利益的问题。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并不能免除占领部队的祸害。在一个如此不安全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一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怎能容许这样一种概念去支配国家与国家间的行为呢？

21. 就阿富汗而论，我还要再说几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在历史上遭受过更多的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们遭受过被占领的痛苦，所以我们懂得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占领意味着什么。我们尝到过武力吞并我国领土的滋味，所以我们知道吞并是什么。当我们讲到有关这个原则时，我们打算只把它应用到——看来似乎只应用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所造成的局势。在任何时候，如果一个阿拉伯国家占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提出它在攫取战败国领土方面有这样的侵占权利的要求时，我们将表示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担忧和同样的感情。如果一个穆斯林国家采取这种行动去对付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让我换一个说法：如果这样的行动被任何一个国家采取来对付任何别的国家，情况也没有两样。

22. 在结束之前，我想对这种局势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特别是为了最不幸的但可以理解的理由，秘书长和他的代表雅林先生本来积极的努力，现在却处于暂时停顿状态。同样，对于安全理事会四位常驻代表放松了关于和平解决中东冲突问题的谈判，我们感沮丧——如果不是失望的话。

23. 最后我想向安理会的全体代表，特别是常驻代表呼吁，请他们加强努力，他们由于处于特殊的地位而负有解决那些威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主要责任。这个呼吁当然也是对秘书长而发，为着和平的利益，他是从来毫不犹豫地作出努力完成一切可以完成的事情的。

24. **主席：**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25.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 主席先生, 谢谢你允许我再一次发言。先生, 你可能记得, 昨天晚上我曾向你的助理们和秘书长职员们要求给我几分钟时间以便就与安理会目前议题没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作简短发言。虽然它可能对一些人显得有些离题或不合程序, 但它与一个主权国家代表的权利有关, 所以我认为, 主席先生, 在取得你的同意下, 我有责任在昨天晚上占用安理会几分钟的时间。

26. 但是, 突然间气氛紧张起来: “巴鲁迪又要发表演说了; 他说不定要叫我们在这里一直待到半夜。”我说得明白, 我只要五分钟。在休会之后, 我遇到秘书长, 正是我们亲切的秘书长本人可以证明我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分钟或者最多七分钟。我在接待室里对他读过这份讲话稿。但我绝没有想到我的好朋友美国代表竟然那么利落地挥舞他的斧头把我要说的话砍掉了。突然间, 不是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而是会议匆促休会了。在同声翻译正在进行的时候, 我去找美国朋友问他可否为对我表示好意起见改变他所提的休会的动议。他拒绝了, 然而我并不责怪他。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的发言要超过五分钟的原因。

27. 阿拉伯国家不象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拥有大规模宣传的手段, 也不擅长运用影响世界或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法。如果我们仍然留在联合国(我特别说的是沙特阿拉伯), 这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来发表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所有小国都有同样的希望。我对我的美国朋友并不怨恨。

28. 现在我来谈谈我为什么要在昨天晚上发言的理由。

29. 在联合国总部这里发生了一件明目张胆破坏道德准则的事, 那是关于一个外国记者进行的无理干预, 他公开向联合国秘书处公众问询处职员提出质问, 其目的在于公然和隐晦地批评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三楼举行的公众问询处新闻简报会上, 那个记者当着他的许多同事面前, 请秘书处的威廉·鲍威尔先生问副秘书长诺塞克先生或联合国会计长估计一下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先生昨天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所需的超时费及纸张等费用。……鲍威尔先生说, 诺塞克

先生已多次告诉过记者复制一页发言记录需费若干美元的计算公式。他可以找到这个公式, 记者们可以应用它来计算任何发言的逐字记录页数。这是我从公众问询处新闻简报上摘录下来的。鲍威尔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后说: “任何发言”。他没有说“巴鲁迪的发言”。我应该说鲍威尔先生的作法是正确的, 并具有联合国雇员的最好传统。但这个记者是谁呢, 你们或许想知道, 又为什么他单单挑出沙特阿拉伯代表而联系到这个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所作的发言的费用呢? 有那么一种针对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流言蜚语, 大意是说他经常发言, 使人手足无所措, 因为他说出了应该说的真话, 而不是使用一个半世纪以前在维也纳会议上那些过时的外交辞令来粉饰。在那里, 外交家们惯于说话言不由衷, 或是指桑骂槐。

30. 我是一个小国的代表, 但我坚持我的权利。关于我应该怎么说和说多长时间的问题, 我可以向任何国家的任何代表提出挑战: 要进行辩论, 我愿奉陪。

31. 那位记者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他正是德国通讯社一个名叫莱希特尔先生的人。我很替他感到难过。今天有人向我指出我才认识他, 他的年纪比我大。不管怎样, 他一定是对阿拉伯人怀恨在心, 这就是我为什么替他感到难过的原因。我们对任何人没有怨恨, 对我们的同类绝无恶意; 这是阿拉伯作风的最优良传统。但是, 在所有的记者当中, 他是唯一深切关心联合国听取沙特阿拉伯在联合国的发言要花多少费用的人——此人就是个西德记者。要是他不提一个特定的代表, 而要求用美元来估计任何发言的费用, 那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完全许可的。我还要再问这位莱希特尔先生是谁呢? 他是个纳粹分子吗? 哦, 不, 我不敢相信。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吗? 我倒怀疑是这样。但无论如何, 不管他属于哪一类, 我认为他都应当遵守约束联合国记者行为的不成文的道德准则。为什么他对联合国会员国的发言所需费用感兴趣呢? 西德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想繁荣的西德现在不会就在计算要是有朝一日它申请批准加入联合国时, 它需要付多少美元。我不相信会是这个原因。莱希特尔先生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无理取闹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揭露了西德在某一个大国的强大压力下, 偷偷摸摸地把武器卖给以色列呢? 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

因此当沙特阿拉伯代表就耶路撒冷这个重要问题发言时，莱希特尔先生认为应即向联合国提出这个不恰当的费用问题呢？这是一种十分阴险而危险的滥用新闻自由的手法。这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正象拿淫秽黄色小说冒充文艺作品，把乱伦图片称为艺术一样。

32. 我一直和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打交道。我曾荣幸充当十五国委员会⁸的一个成员，这个委员会在夏约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重新修改新闻自由公约草案，那个草案正是我的几位朋友在以菲律宾的罗慕洛将军为主席的主持之下，三年前在日内瓦就已经拟订出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不断谴责过全体德国人民，硬说他们在纳粹时期集体犯了罪行，如果西德认为委任莱希特尔先生充当联合国的这个职务就能够抚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西方世界大部分的新闻界正在施加无孔不入的影响，因此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就不能容许这种阴险的作法。因为它可能构成其他记者无视不成文的道德准则的先例。

33. 是谁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开支堆得象金字塔那样高呢？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他们一直对世界团体施加压力，从而产生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得召开数以百计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为必要。

34. 因此，不妨奉劝安全理事会，通过秘书长可以利用的途径，查明一下究竟有没有象莱希特尔先生这样的人，以新闻自由为护符，滥用他们作为联合国记者的特权。尊重新闻自由决不是要授予任何人以胡作非为的许可证。

35. 现在，我想对我们和蔼可亲的朋友和同事约斯特大使说几句话。昨天晚上，他凭借暂行议事规则，成功地策划阻止了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使后者不得已只好推迟到今天的会议才来发言。多么浪费安全理事会的时间。一夜工夫，我的五分钟发言分量已经被扩充到十倍。我们的态度温和的朋友约斯特大使在安理会是以其言简意赅的发言著称的，他个人可能不喜欢他认为是冗长而松散的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

言。其他同事曾以友好态度建议我该象大国的代表那样，说得简单明了些。大国不需要说得冗长和松散。他们要干就干用不着多说。整个来说，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只不过是他们的橱窗装饰。

36. 我的好朋友约斯特先生，象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可以有他自己的风格。“风格如其人”，这是二百多年前（我想是在一七五三年）比丰在法兰西学会说过的一句话。他是法兰西学会的会员。约斯特大使昨晚也许搞得疲劳了和处于连续紧张之中。对于在这个狂热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我们来说，这是常有的事。但我有时羡慕我的好朋友约斯特大使先生，他只需穿过一条街道就可以到达他的办公室，到他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住处也只要花十分钟。我们中许多人，无论是大使还是顾问或秘书，都不得不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因为市中心的房租太高了。由于交通拥挤不堪，有时我们得花半小时才能到这儿来，而从昆斯到这儿来，有时甚至要花上一个钟头。约斯特先生是享有特殊权利的。我们可没有那份特殊权利可享。我们现在并不发牢骚。过去有个时候我们埋怨过联合国总部摆在这里是找错了地方，可是我们有苦还得忍受。因为我们每个人象约斯特先生一样，有他自己的使命和问题要办。

37. 约斯特先生可能不赞成我在安理会维妙维肖地展出了令人震惊的实况的一些轮廓，这些是我从一九四七年及其后几年在成功湖那些尔诈我虞的日子里，在发霉的历史储藏室里找出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包括耶路撒冷问题在内的档案。如果在这会议席上的某些朋友不喜欢我已经举出的，而且靠上帝的帮助，将来还要继续举出的历史事实，那么我替他们感到难过。说真话伤感情。但我要问他们：那些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民又怎么样呢？他们每天都在遭受着大屠杀和各种各样侮辱的折磨，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能发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某些西方国家中，而且他们沉醉于权力在握，不理睬他们的一些最好的朋友给他们的劝告。

38. 一九六八年八月，安理会开会讨论一个关于欧洲的问题。我们的苏联和保加利亚同事讲了好几个小时。不止两三次，过了午夜我们还在倾听辩论。当时坐在安理会里的美国代表和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对

⁸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委员会。

发言长、时间迟没有表示过反对；没有一个人要求会议早点休会。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欧洲问题呢？是的，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欧洲问题，所以西方国家的代表耐心地坐着，用美国的一句成语来说，就是“硬熬过去”。

39. 耶路撒冷不是个欧洲城市，以色列已经反复声称，耶路撒冷是不能谈判的；我们的西方朋友劝说我们不应该由约旦将这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审议。耶路撒冷不是个欧洲城市。你们听到没有？反过来一个欧洲问题才是十分重要的。我来这里已经够久了，懂得发生过什么事。我还能引用其他的事例。我的亲爱的约斯特大使，你回想一下吧，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嘲笑挖苦，因为我始终对你非常尊敬——他没有在听——就是其他代表已经讲了好多小时，比沙特阿拉伯代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发言长得多，而这一问题影响到他的国家和整个地区——不，整个穆斯林世界。我的亲爱的朋友，那时你也许不在安理会，但有好几次我们从前的同事印度的梅农先生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人家在安全理事会大厅里还给他递送了茶水。我的杰出的好朋友札弗鲁拉赫·汉爵士，在一九四七年及其后的许多年里专心致志于克什米尔问题，并且在安理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西方国家的代表们耐心地坐着，就象众所周知的埃及狮身人面像那样，听着，听着，听着——我真不知道聚精会神到什么程度，反正听着就是了。

40. 你们西方国家的代表——我同时也想对我的好友卡拉登勋爵讲几句话——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的国家和沙特阿拉伯保持着很好的经济关系吗？而你，我的亲爱的朋友约斯特大使，你向来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真诚的印象：那就是你是真正理解阿拉伯人在中东所处的困境的。我有时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我们的一些最好的朋友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我们。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弱小吧。

41. 现在，我要谈谈坐在我右边的这位先生。安理会现在应该认识到，自从以色列在其议会里制定了把耶路撒冷合并到以色列的法律后，它就丝毫没有改变它的立场。我想如果特科阿先生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的直言不讳的声明——我下面就来谈他所说的话的大意——他说：耶路撒冷不再是

可谈判的。安理会忙于做决议，但不采取行动。以色列说“耶路撒冷是不能谈判的”。

42. 阿拉伯人在他们的长期历史中，对待犹太人始终贯穿着模范的侠义精神。犹太人曾被在这个会议席上有代表的欧洲国家从欧洲驱逐出去。犹太人在一二九〇年被赶出英国，一三九四年赶出法国，一四九〇年赶出奥地利，一四九二年赶出西班牙，一五一九年从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赶走，而一七二七年则从俄国——就是沙俄——赶走。为什么？那是中世纪。当时，基督教徒彼此互不容忍；因此，为什么他们就该容忍犹太人呢？那是黑暗时代，欧洲的不容忍的时代。而当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繁荣兴旺的时候，犹太人则到处受到尊敬。

43. 希特勒的确对犹太复国主义帮了大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抱怨。俄国看来喜欢它的公民，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大部分的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苏联公民。他们在苏维埃的各级组织中显露头角。为什么犹太人现在吵吵嚷嚷和对苏联施加种种压力呢？他们要苏联驱逐犹太人——而苏联却不愿驱逐那些是忠诚公民的犹太人——这样，他们就可以使以色列补充到更多的移民，扩张到整个中东并在经济上奴役它。既然他们能在象美国这样一个大国里施加他们的影响和运用他们的力量，那么我的苏联同事就不应当低估他们还能在他国内干出的事。

44. 我要念一念东道国前国务卿威尔斯写的一本书。我是从一九四八年在波士顿出版的题为我们毋须失败一书中摘录的。威尔斯先生写道：

“奉白宫直接下达的命令，美国官员已经把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施加到穆斯林世界以外的那些国家”——这是很有意义的，“穆斯林世界以外”——“它们……有的反对划分，有的犹疑不决”——划分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分治。“白宫雇用了一些代表或从中斡旋者以便保证最后能获得必要的多数。”⁹

我不打算过多引证往事来使安理会感到厌烦：通过红衣主教及教长对拉丁美洲施加的压力，对第二次世界

⁹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一九四八年版，第63页。

大战后非常需要经济援助的亚洲国家施加的压力，它们受到了中断援助的威胁。你们奇怪以色列怎么能够被建立起来。它是靠压力，而且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最大的军事强国之一建立起来的。

45. 在这个国家，有人把我介绍给伯纳德·巴鲁克。他告诉我和别人他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但是他们利用了他的感情。请允许我念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兹曼先生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从他的一本由哈柏兄弟公司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题为磨炼与错误一书里摘录出来的。他说：“一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伯纳德·巴鲁克，受到哈伊姆·魏兹曼先生和其他人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他的书里，魏兹曼先生认为伯纳德·巴鲁克“在许多方面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他得心应手地发挥了对我们有利的影响。”巴鲁克先生在他的一生中被认为是美国历任总统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生中共有过七任美国总统。这就是阿拉伯人正在同之作斗争的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压力。先生们，我们怎么能期望你们能给巴勒斯坦本土人民以正义，或保持耶路撒冷圣城的完整呢？

46. 我想从巴尼特·利特维诺夫¹⁰的那本写得很好的分析性的书里引用几段，假如我们这位以色列同事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对他是有好处的。我曾设法想买几本送给朋友们。我到过好几家书店，他们告诉我一本也没有了。有时候我怀疑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否已经把这部书全部买光。巴尼特·利特维诺夫是这样说的：

“以色列不属于任何人民的自然集团、任何国家的地域集团、任何经济的结合、任何历史的联想。要是她消逝了，那会成为大国的一种为难，但是，如果活着，那同样也会成为它们的一种为难……以色列是世界的问题儿童，你可以定期访问他、经常奉承他，但永远不能把他看作常态。”

47.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变态的国家。当它被抱着敌视态度的民族所包围，当整个穆斯林世界现在意识到它可能失去，或至少暂时失去耶路撒冷这一事

¹⁰巴尼特·利特维诺夫，特殊的人民，纽约，韦布赖特与塔利公司，一九六九年版。

实的时候，它怎么能成为一个常态的国家？假如有一天它被收复，谁能保证，耶路撒冷不会已经被夷为平地，成为一个过去的梦境？

48. 利特维诺夫先生在他的书里还说：“以色列人能够有东西吃，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犹太人把他们的资金倾注到以色列来。”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永远不会让我们中间的一个陌生人挨饿，无论他是否是犹太人。但是，是谁养活着侵略者？这大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除了西方国家，而主要是从我们的朋友美国人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此外还有谁呢？

49. 埃班先生来自南非。我听说特科阿先生是从上海来的，还有的来自俄国。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波兰。很少的一部分来自法国或美国；犹太人在那里很幸福。但是，巴尼特·利特维诺夫还对我们说：

“南非犹太人对种族隔离的倡导者维沃尔德博士的死亡表示哀悼，好象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以前的历史，并且他们自己没有受过种族隔离的惩罚一样。”

50. 既然巴尼特·利特维诺夫的书买不到，那么为了使我们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精神特点起见，从他那里再引用一段话来加重你们的负担是适当的。他说：

“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使甚至最激烈的国际主义者突然意识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其中有些人甚至达到心甘情愿地介入中东的程度，而他们宁可反抗法律决不参加远东的战争。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引起注意了。”

我不知道“在美国已经引起注意”到什么程度。

51. 最后，我想在理事会上再一次断言，如果联合国不迅速行动而仍然象二十年来那样因循延误，那就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一次世界范围的冲突。

52. 亚洲是个沉睡的巨人。我们希望看到，当它醒来以后，能够以有秩序的方式向前发展。但是通过其代理人和各种伪装的殖民主义，不管它在远东或在中东，并不会为人类带来好朕兆。西方国家，不管

它们在欧洲或在新半球，必须认识到你们能够杀死一个人，但你们却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一个民族的尊严。巴勒斯坦人民——并且忘记了他们是阿拉伯人——已经觉醒了。他们现在是整个中东的酵素，这个酵素可能给阿拉伯人自己，而终究要给犹太人造成大量的灾难，而这将是可悲的。

53. 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许多国家的全部力量也不能压服一个民族。关于一个民族，它没有复杂的武器，它有的只是为保持民族完整而战斗的决心，我们在亚洲的另一边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这应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训，不管我们来自哪一个大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联合国；不是以空谈的方式，而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使得我们在执行我们的决议方面能翻开新的一页，而不是通过那种看来只是一种无用的例行手续的决议。假如大国真心实意地要在中东实现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停止夸夸其谈，立即采取行动，而不要等到为时太晚。

54. **主席：**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且请他发言。

55.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在把耶路撒冷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面前时，约旦政府事实上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问题，或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说，凭借武力和既成事实的政策能否正当地构成国与国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约旦代表已提出一个关于联合国存在的理由问题。根据它的宪章条例，联合国是按照正义和国际法的原则维持和平的保证者。事实上现在局势如何呢？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城正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而且，不顾联合国大会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占领制度正在不断完善，并且就在这个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它正在被逐渐改造成为一种合并的制度。情况就是这样十分明白地摆在这里。很清楚，如果不是故意要分散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和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那么当务之急就不是发表一连串言论，而是采取坚决、明确和有效的行动去恢复法律。

56. 就言论而论，安理会每一位代表都曾不遗

余力地谴责以色列对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明目张胆的违犯行为。就行动而论，一点也没有，或者至少说还没有。的确，有句著名的谚语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好意铺起来的，我们有根据担心现在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的也正是这样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让事态发展下去。安理会时常就危急局势作出的决定，很快看起来就象一刹那冲动的表示，而不象是谋求矫正事态进程和恢复法律的坚强决心。因为，每当安理会不得不对罗得西亚、纳米比亚或者中东作出决定时，它给人们以缺乏保证这类决定受到遵守的充分信心的印象，如宪章的条文授权它去做和宪章的精神实际上要求它去做的那样。

57. 关于耶路撒冷问题，我们仍希望安理会不要停留在空洞的谴责上，而要使所有旨在改变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的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的情况构成约旦指控的主题——不但应从法律上宣布为根本无效，并且应从事实上予以取缔和矫正。将近十亿穆斯林人希望安理会负起责任，不让少数人无拘束的狂热煽动亿万人的宗教情感。他们指望四个大国根据宪章赋予它们的特别职责，履行它们对国际道义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义务。我们——我们联合国的会员国——在签署宪章时，就已经同意授与它们并承认它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卓越作用。今天，我们感到我们有些受骗，因为有关各方的法律义务，虽然在口头上和善良意愿上受到尊重，但一旦到了需要把它们付诸实施时却被人遗忘了。那些宣称自己是自由与和平的捍卫者的人们，不应在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这些集团的权力所及之处令人感到可悲），竟把耶路撒冷的被占领称为“对整个城市有利的统一”。请他们老实宣布这就是“占领”吧；请他们毫不含糊地谴责它吧，而且最重要的是，请他们采取行动恢复法律，以便忠于他们自己的道义的形象，并且——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忠于他们根据宪章条款已经承担起来的义务。

58. 因此，安理会的代表们会理解我为什么不过多地论述以色列代表提出的属于技术性质的辩论。有两个基本的理由促使我不去浪费你们的注意力，因为考虑到这是一个就其性质而论，我相信你们无论如何会很清楚地知道是个捏造的问题。第一个理由，在世

世代代的占领历史中，臭名昭著的其他占领者也曾提出过有关统一、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受害者的幸福的同样论据，以便为他们凭借武力和暴力得来的并吞进行辩解并使其永久化。我们为了谦虚起见，索性让那些人自己去考虑由于炫耀武力给他们自己招来的道义上的灾难吧，这些人已经向你们详尽说明他们如何把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应用于促进耶路撒冷事业的崇高目标的秘诀。不过，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以色列代表似乎对历史，在这件事上也就是对现实，竟然如此缺乏注意。他似乎忘记了纳粹德国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领域里也曾达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但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以色列代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好象也已忽视了我们非洲人民与世界一道八年来经历过的事件，因为他显然忘记了事实上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建立起来的令人惊异的经济力量。但是这又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我们不能不提出，它的代价是一千二百万人民的受奴役。

59. 我不想进行这种辩论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对理智与正义，以及对以这两个标准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热爱。单只这个不容置辩的理由，就不容我国对以色列当局蔑视安理会、联合国和世界舆论保持沉默。今天保持沉默，明天当世界和平发生悲剧性事变时，我们的声音和判断就会缺乏道义上的力量和应有的责任感。

60. 这些就是导致我们参加这个辩论并把它引到争论问题的主要点的理由，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对并吞和征服权利的痛斥；以及国际社会不但要坚决对非正义表示遗憾，而且要反对它、防止它。

61. 我们知道，一个被小心保存的神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把以色列说成是始终处于自卫状态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就曾成功地利用这个神话对它的邻居进行侵略，并把由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设计并执行的扩张主义方案付诸实施。今天，这个神话正在消失，而最近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国家真面目的最好例证。在耶路撒冷事例上，最狭隘的宗教狂热与最嚣张的种族主义狂热两相结合着。以色列获得对它有利的偏见的保证，免受惩罚，其结果，正如约旦代表已经清楚解释过的那样，不但已经

从事于对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最后吞并，而且也已经蓄意伤害不同宗教的和平与融洽的共处。而正是这种共处使得那个城市对居住于每一个大陆和属于种族和政治制度的亿万人来说，成为光明和灵感的源泉。

62. 特拉维夫所颁布的关于管理这个阿拉伯城市生活、行政和社会组织的法令，伴随着种族主义的新高潮，再一次肯定了以色列在其余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所已经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它们可以概括如下：上帝的选民高人一等；它的信仰比别的信仰更高明；它拥有可以为所欲为，牺牲别的一切来促进那种信仰的权利，其中包括牺牲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换句话说，牺牲人权和基本自由。

63. 安理会知道，耶路撒冷的局势不但唤醒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唤醒了所有穆斯林民族以及所有热爱伟大的人类的价值的人。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有力地、现实地面对这种局势。事实是明白的。而以色列的代表们也不隐瞒它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唯一的权利就是征服的权利，而安全理事会则不过是一个专门生产符合容易满足的良心的要求的文本的机构而已。举例来说，今天上午，以色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是用简单明了的公式，反复声明以色列的立场的。他说：“不管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是什么，以色列决不放弃耶路撒冷，它将一直是统一的城市。”这个声明是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公然蔑视。安理会必须接受这个挑战，这一挑战事实上概括了以色列关于整个中东问题的整套哲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有赖于安理会今天的行动，因为安理会如果能显示它的决心，以色列就会懂得，征服的权利和既成事实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

64. **主席：**请苏丹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65. **法赫尔丁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给我这个机会就耶路撒冷问题在安理会发言。我不是以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代表的身分来到安理会的，尽管我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的国家的命运同阿拉伯世界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我也不是以

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的代表的身分来到你们面前，以伊斯兰的名义抗议以色列对穆斯林的耶路撒冷的占领和对穆斯林圣地的放肆的亵渎。我不是以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国家的代表的身分来到这里。我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代表的身分来到这里，而面对着以色列的顽固的扩张主义，它对阿拉伯土地的占领，以及以色列军队所到之处，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对耶路撒冷内外的阿拉伯人的残酷压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不能保持沉默的。

66. 我是来抗议和呼吁的，我以苏丹政府的名义抗议安全理事会竟然允许以色列继续放肆地蔑视安理会的决议，并以苏丹人民的名义吁请安理会所有代表象有良心的人那样，来设法使他们曾经通过的判断，他们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所作出的决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不要因为以色列日复一日地所采取的继续它的占领行动而变成无效。听任以色列蔑视联合国太长久了；要有一个限度。在一定的時候必须下命令叫它停止下来。

67. 对阿拉伯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种吁请听起来好象是荒野的叫喊声。难道不正是由于漠视巴勒斯坦人民固有的家园权利，结果以色列才孕育和产生出来？巴勒斯坦的悲剧史经常有人细述，但它仍然是百听不厌。让我们回想一下巴勒斯坦的被掠夺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妻离子散。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贝尔福宣言发表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共有五万七千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尽管是信奉犹太教的，却自认为是阿拉伯人。一九二二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共有八万四千人。他们只占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土地。然而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它用武力取得的土地，却超过了联合国分配给犹太国的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六。超过半数的巴勒斯坦难民来自以色列用武力强占的地区。只要地球上还有巴勒斯坦人民，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权利所受到的侵犯；以色列总理尽可抹煞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但巴勒斯坦人民还是存在着。

68.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惯于不顾事实，这已经成了以色列领导人的显著特色，前几天据报道说，她否认有这么一个巴勒斯坦的实体。她问道：“巴勒斯坦人民在哪里？”答案是不难找到的，也无须向远处去寻求，巴勒斯坦人民挤满难民营，他们处在水深火

热之中，——但是，他们现在怀着希望，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抵抗。巴勒斯坦人民散布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各个东道国象兄弟和同胞一样生活着。然而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却蕴藏着渴望，渴望返回巴勒斯坦。现在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阿拉伯国家以外。但是不论他们住在阿拉伯国家的营地以内还是以外，有一个炽热的坚持不渝的思想把他们所有的人团结起来：这个思想就是重返家园。

69. 梅厄夫人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定懂得和害怕这样一种思想所具有的无情的推动力，这种思想就巴勒斯坦人来说，不是建立在神话或传说的基础上，而是两代人的活生生的、痛苦的记忆。跟巴勒斯坦人的重返家园不同，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传奇式传说，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自然要追溯到远古时期，而且也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增添了许多神灵启示的，亦即是虚构的成分。可是我们一离开神话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的犹太人提不出同古代希伯莱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任何种族嗣续权的合理主张，也没有赋予他们对巴勒斯坦土地所有权以任何合理的要求。当然，古代许多犹太人确实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他们定居下来并且变成了希腊人，他们变成了基督徒，有一些则改奉伊斯兰教。那些流散到各国的犹太人，最终都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居民没有区别。对于象这样毋须证明的事实，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常常被否认。一个正常的人想只根据一个人的外貌来辨别出犹太人是很少见的。那些声称有可能辨别的人只能求助于不值得认真考虑的秘传标准。正如我们大家所做的，人们可以说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也是固执的；但是，脑子里如果塞满传说，那就可能是敏于接受事实，真理也就无法渗透。这种脑袋托尔斯泰把它比成漏底的谷箱：你不断把谷子倒进去，谷子就从下面漏出来。漏底的谷箱装不住谷子。装满神话与传说因而失去判断力的脑袋也是这样。因此，许多犹太人还这样坚持永久保存返回以色列的传说和他们返回的权利。事实并不支持他们的论点。然而这种信念已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论战的支柱，经常被提出来，你呼我应，伸出教训人的指头，指着那些敢于怀疑的人，而且使用吓唬人的预言的口吻。传奇式传说靠的是震颤的声音、罗嗦的词句、巧饰的问题，这

些都是以色列用来伪造对耶路撒冷的权利要求的材料。

70. 让我们暂且抛弃神话,面对目前局势的现实吧。主席先生,安理会的主要和正当的关心是耶路撒冷人民的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以色列政府和它的发言人企图把这个争端当做似乎单纯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一件事来看待,似乎它与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毫不相干。因此在以色列占领以后几个月,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以色列政府开始实施所谓重建该城的计划。一九六八年元月,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报道说,以色列政府“征用了耶路撒冷以前的约旦人地区的八百三十八英亩,主要是为了保证犹太人对这个旧城的居住权”。在提到被撵走的阿拉伯居民将获得补偿之后,他接着说:“以色列领导人一向认为以色列人民在一个有争议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是保持这个地区最保险的办法。”此外,在侵占这片土地的时候,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煞费苦心地强调说:“这一行动与教堂和穆斯林的寺产无涉。”这是纽约时报一九六八年元月十二日的报道。这样,他们在当时就树立了一个榜样,即在“城市规划”和“拆除贫民窟”的借口下,可以悍然不顾剥夺人民财产这一主要罪行,并且还强调宗教活动场所不受影响,似乎阿拉伯居民和全世界在耶路撒冷的利益,只需要同保留宗教活动场所和允许进入宗教圣地就行了。作为秘书长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报告[S/9149]的附件的以色列法律和行政事务(管理)法规第二条再次肯定这个观点。

71. 纽约时报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又报道说,把阿拉伯人的住宅夷为平地一事,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解释如下:“在耶路撒冷工程师发现这些建筑物对公共安全有危害之后,才下了驱逐和拆毁房子的命令的。”它还报道说,除了一件难办的案例以外,从前的阿拉伯居民已被提供补偿,并已被接受。然而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第一批到达拆毁地区的外国记者竟被宪兵强制赶走。人们确实感到奇怪,为什么根据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耶路撒冷市长科勒克先生把没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房子这件事描绘成“一幅不妙的景象”。如果那种没收是在耶路撒冷的工程师们发现那些建筑物危及公共安全之后进行的,怎么会是不妙的

呢?如果那是有关当局在给与充分补偿后进行的一次拆除贫民窟的行动,这位市长何必要为以色列这一个关怀与善行的范例而表示抱歉,他也不必要把这种行动描绘成“一幅不妙的景象”了。

72. 毫无疑问,以色列当局的这个不妙的行动是违反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的,这个决议对以色列没有执行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感到遗憾之后,明确地指出,安理会认为以色列为了改变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而采取的所有立法和行政措施以及其他行动——包括在那里征用土地和财产在内——都是无效的。

73. 安理会曾请秘书长报告关于要求以色列取消已采取的措施并停止为了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报告说,人们拒绝让他取得第一手材料。从报告里可以看出,他要求了解安全理事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执行情况,遭到了如此不客气的否定答复,这就说明,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是毫无用处的。

74. 这些挑衅行为的顶点是以色列警察总署从特拉维夫迁移到东耶路撒冷。七月二日的纽约时报把这个行动描绘成“在以色列官员两年来为了巩固他们对这个阿拉伯地区的行政上的吞并所作的努力中,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行动”。根据新闻报道看来,随着把警察总署迁移到东耶路撒冷,接着会安排把司法部和最高法院也迁移到那里去,从而逐步地、有计划地实现以色列的完全吞并的方案。

75. 同时,以色列政府已经公布了使耶路撒冷的吞并合法化和正规化的法律和行政法令,约旦的法拉先生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四八二次会议]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经恰当地谈到了以色列的那些法律和行政法令,因此无须我在这里详加叙述。我只想强调,我的代表团坚信,象这样的法律和条例,联合国是不能承认为有效的,由于执行它们而提出的任何权利要求也是不能答应的。人们的确高兴地注意到,在这次辩论中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同意这个意见。

76. 另一方面,在这次辩论中人们也已经听到各种非难巴勒斯坦人诉诸暴力行动的说法。人们一再听到,暴力行动将导致以色列政府的报复,而报复又

将引起更多的暴力行动，所以这种气氛同朝着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目标而作出的努力完全不相容。这种论据如果是用来表明同争端有关的各方都愿意寻求和平解决方法并且遵守他们在这方面的义务的话，那倒更有说服力。

77. 以色列关于和平的郑重声明是那样滔滔不绝、那样频繁，又塞满了那样多的保留，以至于缺乏任何内容。的确，把以色列关于和平的言论看成和他们真正的意图有关，那是毫无用处的。以色列政论家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言行不一的价值，也即一边推行侵略政策一边宣传其和平意图的骗人花招的价值的人；然而以色列对这一套无疑是学到家了。

“就在最近”——埃班外交部长说——“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我们国家领土的地形当作孤立的和最高的准则，而忽视了与此并列的一些问题，诸如它的人种组成、它的精神气质、它的犹太人的特性以及它对和平的深刻而永恒的爱……。”

“我们象大家一样要和平，但是我们不得不搞点扩张，好使和平牢靠。”这正是埃班的语言。达扬先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耶路撒冷一次工业家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同他的心情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的措辞同他的国防部长的直截痛快的形象更加符合而已。

“关于边界问题，我们并不只谈小的纠正，而是大的纠正……这是我们的国土，如果我说国土的话，我的意思是，纳布卢斯和杰里科也包括在内。”

据报道，达扬先生还谈到了要保持住半个西奈半岛。至于戈兰高地，他说那不再是可以谈判的。“我们认为它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如同叶兹列尔谷或加利利一样”——不再是可以谈判的。

78. 如果耶路撒冷是不能谈判的，如果戈兰高地是不能谈判的，如果纳布卢斯、杰里科和半个西奈半岛也被认为是以色列国土的一部分，那么，阿拉伯人怎么办？巴勒斯坦人怎么办？他们被要求实行和平的政策。他们被要求而且他们确已经把他们的控诉向作为和平监护者的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他们已经做

了。关于整个地区的冲突，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冲突，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些和平建议，这种随时准备媾和的态度，以色列一概不予理睬并加拒绝。我们可别忘了，正是在各阿拉伯政府宣布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从阿拉伯领土撤出——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说，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它的国土的一部分。在对它要求遵守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所作的答复中，联合国秘书长被粗暴地告知：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致秘书长一函中所阐述的问题依然不变〔见S/9149，第3段〕。那就是以色列的代表对秘书长的回答。然而，在安理会上，有一些发言不是为着支持它的决议；有一些发言，不是为着反对对联合国权力的损害，不是要求采取措施，使得以色列遵守联合国的决议，而是对在圣地上发生了那么多暴力行动发出悲叹。

79. 以色列领导人一再说，他们准备长期呆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和在耶路撒冷无限期地住下来。敢死队曾明确地告诉他们这块土地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它不能因此而受到责难。

80. 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把刊登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的国土报上，题为“殖民地化的高峰”的一篇文章当作浅薄的假理智主义而加以屏斥这样做法是明智的。但是从这里联想到伊拉克代表所说的以色列对光荣和殖民野心的梦想〔第一四八四次会议〕，也就是伊拉克代表所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重任”，确是有趣的。其所以有趣，是因为埃班先生说那篇文章暗示了以色列明显的使命的实现可能已为期不远，但它的白人的重任的愆期部分仍有待在犹太复国的伪装下予以完成。敢死队的暴力行动至少应能告诫那些梦想实现他们的白人重任的以色列极端分子，他们的特殊牌号的白人重任将不是容易挑得起来的。

81. “和平城市”是个在安理会里是很受欢迎的字眼，但是由于占领当局的不断挑衅，使得猜疑、恐惧和暴力行为与日俱增，所以这个字眼听起来开始带有嘲讽的味道了。以色列人必须懂得，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不会仅仅因为以色列的安全使它必须保持占领的土地而无限期地和没有任何缓和痛苦的希望

地屈服于以色列的肆意的镇压，以色列政府也必须清楚地懂得，极其巨大的压力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要求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得放弃和平努力。为了阻止局势的恶化，安全理事会必须想出一个办法以保证它的决议的履行。否则和平的努力就会落空。

82. 除了呼吁和劝说安全理事会承担其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之外，还必须有更有效的办法。我记得，上一次曾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在安理会上发言，再一次呼吁为实现南罗得西亚的和平和正义采取行动〔第一四七八次会议〕。我记得，当我发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些人的僵硬死板的表情，这些人清楚他们曾在做什么，并且不可能被说服去改变作法。一个人是不是总是注定要遭到象这样的顽固的抗拒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没有正义的希望呢？

83. 埃班先生在我刚刚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写道：“历史并非按照逻辑或根据精确设计来发展，而是在对命运的嘲讽中前进的。正是由于以色列的稳定引起了中东安全体系的破坏。”如果历史是在对命运的嘲讽中前进的话，以色列的边界过度扩张可能成为它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84.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中东谋求和平变成徒劳无功，是不是连我们那些诚心在寻求和平解决的人找错了地方？我们相信，不管这次辩论的结果如何，也不管安全理事会对这个争议可能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单靠这种行动是不可能实现中东的和平的。即使阿拉伯各国决定同以色列谈判协议条款，和平也不见得会在中东实现。即使以色列决定放弃占领耶路撒冷，从西奈撤兵和放弃戈兰高地，中东也不会就有和平。即使阿拉伯人决定同以色列成为知己、结束他们的贸易抵制，并且允许以色列船只在水路上自由通行，中东也不会有和平。只要在巴勒斯坦没有和平，只要是跟巴勒斯坦人没有讲和，跟阿拉伯人也就没有和平可言。如果不是跟巴勒斯坦人讲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

85. **主席：**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86.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昨天的会议上〔第一四八四次会议〕，承蒙安理会给我的代表团以充分的

时间就当前的问题阐明它的观点。昨天，我已经说出了我的政府对这一问题必须说的一切，我对此感到满意。今天我再一次发言，仅仅是为了对昨天下午在会议结束时以色列代表团谩骂的措辞对我国和我自己进行攻击的声明行使我的答辩权。

87. 我相信再也没有比在某一问题上表达自己国家的观点，而自己的个人信念和道义见解又同这些观点完全一致这样的事，能够给人以更大的精神上的满足了。昨天，我正是怀着兴奋、热情与责任感这样做了。我懂得答辩的权利赋予那些依据议事规则行事的人以重新讨论一个问题的实质的机会。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无意为这个目的去利用它，也不想为回答人身攻击而发言。智慧不问其来源如何，始终具有永恒的价值；但对别人加以诽谤，只有当其来自那些具有道义权威的人时才有力量。我相信那个对我进行攻击的人是不值得我回答的。

88. 在回答时，我本来愿意就昨天特科阿先生提出的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回答；但是，昨天，他破例地用一种巧妙的修辞手法，用一种越唱越高的调子对摩洛哥代表团提出他的批评，我回答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用的是不同的语气罢了。

89. 他开始说，前天他听了许多阿拉伯代表团的发言，而昨天摩洛哥也参加了合唱队。我的名字有机会出现在一张比所有其他安理会辩论都少见的那样长的发言人名单上，而且前前后后有许多代表很重要的国家的杰出人物，我为此感到高兴。今天，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言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在这次会上，阿富汗代表不但发挥了他的国家观点的传统威信，而且发挥了作为前大会主席的个人威信的作用。

90. 但是，虽然我的确参加了阿拉伯代表团的合唱队，以色列代表今天尽可免开尊口，无须回答。如此多的代表团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言，从其他大陆来的其他代表团也已经参加对我们关于耶路撒冷圣地问题的论据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的政府应从这个事实吸取了重要的和合乎逻辑的教训，那就是：代表全世界各大陆的七亿穆斯林的大量代表团，今天已经谴责它违反国际法，警告它的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今天当许多阿拉伯人发言时，以色列代表不幸很孤立；站

在他一边的没有合唱队；支持他的只有侵占阿拉伯领土、伤害耶路撒冷精神价值的达扬将军部队的一队队士兵。我因此对我参加了这个合唱队感到愉快；并且注意到他在安理会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91. 特科阿先生还说：

“……摩洛哥代表也已经来到安理会上歪曲历史，发表反犹太人性质的形容字眼，进行人身诽谤，并且告诉我们犹太人没有权利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居住。”〔第一四八四次会议，第231段。〕

我将不对历史过程进行追溯，首先我要提醒他，在摩洛哥没有反犹太人的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摩洛哥土地曾经不但作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而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犹太教也在那里找到了庇护，并且同穆斯林教一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因为他们起源于同一个地方——卡巴（麦加的玄石），这个词从那里，在犹太的和穆斯林的启示录中一样传播到大西洋沿岸。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还被尊重。在我们的国家里，犹太教堂比世界上其余非穆斯林世界的清真寺更多。但是，当以色列的手一伸到耶路撒冷，就开始了对清真寺的破坏，而对留下的清真寺，以色列的意图如何我是不乐观的。

92. 昨天我起来发言时，没有指出以色列人也已经毁坏了摩洛哥区。它是几个世纪中，由古老的摩洛哥家族，用宗教的捐款，为从麦加来的朝圣者修建起来的。为强调象我国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对捍卫和维护圣地所作的贡献，我故意不提我国物质财产的损失。我也不认为我昨天的发言有什么对犹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方。在昨天的会议上，我提到了三个犹太人的名字：特科阿先生、果尔达·梅厄夫人和阿巴·埃班先生。我讲那些人的名字只是为了强调他们是近来才来到巴勒斯坦的，并请问他们，是否他们比已在耶路撒冷住上了一千五百年的一些巴勒斯坦人有更大的权利。我不认为提起这些权利就能被说成是反犹太人的谰言。我也提到拉斐尔先生和埃班先生，并且说，在其他情况下，当以色列对它的政策进行粉饰施加欺骗还受一些良心苛责时，能干的代表们还能来到安理会，多少胜任地——而且会用美丽的词藻作幌子——

表达其意图，而现在特科阿先生却只能笨拙地表达这些意图了。我不相信，没有对特科阿先生作同样的奉承，我就是把自己卷入了一场人身攻击之中。

93. 以色列代表最后说，同各阿拉伯代表团的发言比起来“摩洛哥代表比任何人更狂妄自大”。我欢迎这种最高级的字眼用到我身上。我觉得如果不是特科阿先生已经失去了冷静，就是我的论据特别打中了要害，而且我可以向他保证，将来我还要努力使自己在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然而，如果他愿意谈论狂妄自大的话，我可以叫他去查看自从我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来十三年中摩洛哥所有的发言，以及摩洛哥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不幸，在这里象在别的地方，我们同许多国家曾经有过令人遗憾的对峙，而且当我们捍卫我们国家的直接利益，或者联合其他代表团来维护法律的一般原则和尊重宪章的原则的时候，还不时要和一些代表进行痛苦的争论。我向特科阿先生挑战，让他从已往在摩洛哥代表团发言后行使答辩权利时，在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任何代表任何发言当中，找找看有没有人说过我们在发言或答辩中是狂妄自大的话。给历来不问其立脚点如何，均以谦恭、坦率和责权约束自己，并在每次辩论中都表现出那些品质的代表团，扣上狂妄自大这个词，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向以色列代表挑战让他找一找，自从我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来，是否有过任何一次答辩曾指责过我们是狂妄自大。

94. 我在发言的开头，用了“狂妄自大”这个词，我把我在昨天会议开头用这个词看成好象有人给我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后来他也自己签字确认了。以色列代表团惯于耍某种伎俩：当它在某一特殊论题上理屈词穷，看到安理会没有听它东拉西扯时，它就马上发出阿拉伯国家在搞历史性的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可惜，特科阿先生在昨天拣了一个可怜的例子。他说：“在摩洛哥……犹太人已经在苦难和迫害中生活了几个世纪。”〔同上，第232段。〕不必追溯很久以前的历史，我只要提醒他，当阿拉伯人离开西班牙时——不是作为征服者——三十五万西班牙犹太人——跟随战败者走并不是某些犹太社团的传统——却是出于自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在摩洛哥定居下来，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不仅受到保护，而且还充分享有摩

洛哥国籍,与其他摩洛哥公民完全平等,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他们之中有些人已当了部长,学者和高级官吏。相反,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向任何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供参加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任何一级政府的一点希望。我可以提醒特科阿先生,在整个欧洲处于纳粹主义的奴役之下,无数的犹太人离开了欧洲使得许多欧洲领导人为之感到满意的当时,我国大门对他们都是敞开的。我记得,一九四一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家乡就有四所学校停办了,以便让波兰的犹太人的家庭住在里面。其中许多人现在仍然住在摩洛哥。我还要讲,在当时还没有拥有最高特权的摩洛哥国王,即已拒绝接受停战委员会,并且拒绝在维希当局提交给他的其中含有歧视摩洛哥犹太人的立法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摩洛哥国王说:“这些犹太人具有摩洛哥的国籍,除了摩洛哥,没有任何权力机构有权以任何方式来对他们的命运制定法律。”

95. 当时,比特科阿先生重要得多的犹太当局,公开赞扬我国国王;而今天,我可以向他保证:那些年青的没有离开摩洛哥,还留在那里的以色列人,他们满怀信心地创造他们的前途,并且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对摩洛哥的前途比起对以色列的前途有着多得多的信心。

96. 最后,以色列代表指责摩洛哥代表擅自以基督教的名义来发言,他提到了我在昨天的发言中没有提到的许多著名的教会领袖。他说我提到下列这些名字:即耶路撒冷希腊正教的大主教、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大主教、埃塞俄比亚教会大主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们。我根本就没有讲到名字,昨天的会议记录可以作证。不错,我提到圣保罗红衣主教的某些声明,尽管我尊重这位红衣主教和他的权威。既然特科阿先生自己为支持他的某些论据引用了某些基督教领袖的声明,那我也就有权利引用那些声明,以便根据上下文恰切地理解它们,以免对那些声明下草率的结论,那些发言当然没有特科阿先生试图赋予它们的那种意思。总之,就希腊正教教会大主教而言,我相信有资格代表希腊正教教会发言的权威已经带了某些声明来,提请安理会代表们注意,对耶路撒冷的观点已经在声明上面清楚地加以阐明了。我想,如果特科阿先生曾经研究过这些声明,他就会抑制自己,不会

象昨天那样对希腊正教大主教的声明匆促地下结论了。

97. 在结束之际,我不愿连一句答辩的话都不说就听任人家给我个人在加上反犹太主义的指责。事实上,对我所说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话,我负完全责任。我所使用的语言很丰富,足够我对犹太复国主义采用更激烈的措词。然而,在我们的代表团,我们有选用最温和的措词的传说——尽管可供我们使用的词汇有的是——即使在进行严厉谴责时也是这样。我就是用那些措词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我向特科阿先生挑战,让他从我在这里或在别处可能说过的话里,举出任何可以被解释为反犹太人的例子来。以色列代表团知道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是它唯一可钻的空子,这就使得我们又一次碰上了它精心策划的一个策略。因此当宽容在联合国占上风的时候,他们就在有犹太人侨居的一些国家中复活、煽动、以及造成一种情况,而如果当局不能控制当地居民的话,这种情况就势必随时会理所当然地发生以后可供利用的麻烦。

98. 我相信,摩洛哥的明智措施,一向阻止了以色列要使用这种策略,所以它也一直未能得逞。当然,有些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摩洛哥;有些在我国独立之前就走了,对此我们不负责任。对于以后离开摩洛哥的人,可能举出两个原因:作为摩洛哥的国民,摩洛哥犹太人和其他摩洛哥人一样,有权带着护照乘飞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人就是这样走的。另一些人也许是出于热情而去以色列的。我们没有试图压制这种热情,有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要作一次新的冒险,我们允许他们去以色列。但是,我可以向特科阿先生保证,目前在欧洲的许多摩洛哥领事馆里就有许多关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离开摩洛哥的摩洛哥籍犹太人的文件档案,他们现在在欧洲正申请返回摩洛哥。他们的申请书有的说,他们被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劳工看待,被定居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世界主义者当次等无产者看待。我的国家正在认真考虑这些申请档案。但现在我要在这里讲清楚:那些在年青时的感情冲动下就把青春的精力为别国效劳的人,在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是不能回到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国家来的,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是这个国家需要本国所有青年人出力的时候。

99. 主席先生，我要再次感谢你允许我作这样答辩性的声明。

100. 特科阿先生昨天晚上说过他对我的看法。如果他要知道今天我对他有什么看法，我只简单地回答：没有什么好说的。

101.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102. 法拉先生(约旦)：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完成一个愉快的义务：我的代表团同意各方代表对你的前任——我的同事和好友，巴拉圭共和国的洛佩斯大使——在上月安理会的审议时完美执行任务所作的赞扬。我也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这个高级职务。我相信，在你睿智、能干的领导下，我们的审议将会获得圆满的结果。

103. 昨晚我的发言没有讲完，因为特科阿先生提到了某些问题，而我当时认为，反驳其辩解的最好方法将是提供照片，而那些照片昨晚还没有搜集好。现在照片摆在你们面前，我用不着详细论证特科阿先生所作许多辩解的虚伪。他昨晚说，伊斯兰教寺院不曾被以色列的推土机所毁坏，但你们这里所看到的照片拆穿了特科阿先生的谎言。附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S/9289号文件上有四张照片：第一张上是一九六八年十月拍的清真寺；第二张照片上是推土机开到清真寺附近；第三张，本希马大使刚刚讲到的摩洛哥区，那里面既看不到清真寺，也看不到其他房屋了。这些照片是衡量特科阿先生的辩解究竟有多少价值的铁证。他在歪曲、捏造、欺骗和颠倒是非方面，的确是一个名手。

104. 还有别的照片附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S/9303号的文件里。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在阿拉伯的国土里——每一寸土地都是阿拉伯的——在耶路撒冷圣城里，耸立着许多座高楼大厦(我说有几十座)。

105. 主席先生，我知道时间不早了，我也知道你是想在今晚结束我们的审议。我懂得我们要很简洁地讲完，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明白许多代表都愿意看到这个不愉快的辩论来个终结。但记录上的某些论点还得答复，某些争议不能置之不答。特科阿先生在对苏联代表进行答辩时说：

“那么，苏联反对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于一

九六七年赶走了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就曾宣布为侵略者的外国军队吗？”〔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106段。〕

把冲突说成纯粹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无视还有巴勒斯坦人存在的事实，这已是以色列的惯技了。以色列赶走的是巴勒斯坦人民，而不是什么在巴勒斯坦的外国军队。正是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武器、恐怖和纳粹式的战术，在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国家。

106. 特科阿先生昨天晚上说，我们一直把以色列人称为殖民主义者，一直说以色列惯用的手段是殖民的惯用手段。是的，我们确实这样称呼，我们确实这样说。这种事实不只是我们讲，而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随便拿起客观的资料，谁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尊重客观的作者无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这里有一本几星期前才出版的著名历史学家写的书，书名叫经验谈，¹¹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最新的书。他谈到以色列人在和平的国土上正在干些什么，过去对巴勒斯坦人民干过什么，将来对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在第266页，他说：

“西欧殖民者施加于南非、罗得西亚——一度也在肯尼亚——这些地方的非洲人民身上的道义上的罪行和经济上的灾难，东欧的殖民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同样也施加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身上。根据一九四九年停战线，住在以色列一边的这些阿拉伯人，大多数被撵走和被掠夺。一九六八年，住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停战线之间的地区里的阿拉伯居民，也处于遭受同样残酷虐待的威胁之中。”

他接着说：

“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殖民主义变成整个近代殖民史上两个最黑暗的情况之一，而且它的黑暗由于出现的时代而更显得突出。就在西欧民族放弃对非欧洲民族的暂时统治时，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一直在巴勒斯坦实行了对土著阿拉伯人极端形式的驱逐和掠夺的殖民统治。”

¹¹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107. 并不是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人的行为叫做殖民行为，这是一个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说的。并不是我们把以色列的行为跟伊恩·史密斯和南非的行为相比较，因为这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108. 特科阿先生讲到被承认的边界。对此我不必详加评论，因为我的苏丹同事和朋友法赫尔丁·穆罕默德先生刚才说到：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埃班先生今天上午说过，不管你们在安理会这里怎么做，他们决不放弃耶路撒冷。今天上午他是在向安全理事会挑战。甚至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以前，他就向它提出了警告。至于戈兰高地，以及其他地区，同样是不能谈判的。我不需要详细论述。我的苏丹同事已经很好地讨论过了。

109. 特科阿先生讲到我的控诉，说它是不严肃的，他一再讲这件事。那么，请问：我们这里哪一位代表见到，在安全理事会的历史中，围绕这个会议席的发言当中，任何别的控诉曾经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乃至全世界如此充分的和一致的支持？不断地进行歪曲和捏造，这是特科阿先生的特权；但是，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即将采取的立场，会对这些歪曲作出回答。

110. 特科阿先生引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某些数字说，一八四四年，耶路撒冷有七千一百九十个犹太人。今天上午我去查阅一下。我上图书馆去查那些数字。我翻了一下那部百科全书。特科阿先生所提供的数字毫无根据。这使我惊异吗？不，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浪费安理会的时间，一再引证那些根本不存在或不可靠的数字，这是特科阿先生的天赋本领。但为了同他争论起见，我们假定一八四四年耶路撒冷曾有七千一百九十个犹太人——据他说当时阿拉伯人还更多——，为什么今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会成为多数而阿拉伯人却成了少数呢？为什么据他说现在耶路撒冷有二十万犹太人而阿拉伯人却只剩下七万六千人呢？那是自然增殖的结果吗？那是缺乏生育控制的结果吗？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即使根据统计，这个数字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答案很简单：那是非法移民的结果，是那些移入圣城的人排斥了原住在圣城的居民，他们把人运进来，现在还在继续活动、排斥、折磨、破坏和扩张。

111. 昨天晚上，特科阿先生发言中的一个要点是首都问题。特科阿先生说：

“公元六三五年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后，在阿拉伯人相对短暂的统治时期内，耶路撒冷一直被忽视……只是伴随了以色列的复兴它才又成为首都；这是耶路撒冷不仅跟犹太宗教而且跟犹太人民的永恒联系的奥妙和奇迹。”〔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118段。〕

这个说法说明他对伊斯兰教一窍不通。不错，过去耶路撒冷从未成为穆斯林或阿拉伯人的首都。麦加也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此，我们的同事巴基斯坦的夏希先生去年已经解释得非常出色。他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先问这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说，这意味着在伊斯兰教看来，麦加是如此的神圣，以致任何把它改变成为世俗权力的中心都是不妥当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伊斯兰民族对耶路撒冷怀着同样的敬意。夏希先生还提醒我们说，美国一位令人尊重的宗教领袖——波士顿大主教库欣红衣主教——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敬意。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出版的向导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在谈到耶路撒冷的圣地时，他说：“这里不应当成为搞政治或权力、暴力或倾轧、破坏或杀人的地方；它应当是一块和平的土地。”

112. 昨天晚上特科阿先生反复地讲，那里的人民如何的幸福、收入增加以及无忧无虑。作为我的最后的论点，我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色列人做过一个试验：他们到沙漠里找到一个贝杜因部族的族长，给他几只骆驼，多少我不清楚。他们还给他的孩子们找了一些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想要看看试验是否成功，问那个族长得到了那些额外的收入和额外的骆驼之后，他是否感到幸福。但是那个住在帐篷里一字不识的贝杜因人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别的地方看不到，但在半官方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可以找到。它登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那一期的第十页。对于他是否感到幸福的问题作答时，这位族长说：“你要我对你说真话吗？我恨你们。我知道你们来以前，我的经济情况比现在要坏得多。如今我有了一群骆驼，我住在真正的帐篷里，不用住在从前那样的‘胡沙’里。我所有的孩子都有了工作并且得到很好的报酬。我承认，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我

们还是照样恨你们。我们宁愿受自己民族的压迫而不愿在你们这些征服者的手下过活。”没有人喜欢征服者或者殖民者，也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外国统治。人民热爱自由，即使是过着贫困生活的自由也好。

113. **主席：**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也门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114. **阿拉塔尔先生（也门）：**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代表们允许我就耶路撒冷问题参加辩论，这一议题是应约旦的请求列入议程的。

115. 耶路撒冷是三个宗教的圣地。所以我国对它非常重视，我的政府希望安理会采取必要和合适的行动来保证这个圣地的性质得到尊重。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不应当失去它的地位。一个国家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特别会议绝对多数所通过的决议，公然蔑视全世界所有国家，推行其征服者的法律，这在历史上是不公正的事情。我的代表团坚信，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教圣地所在的阿拉伯耶路撒冷，必将从军事统治中拯救出来。但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116. 虽然耶路撒冷问题是你们审议中的主要问题，我的代表团感到绝不能无视真正的问题，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军事占领和对其他阿拉伯土地的武力征服的问题。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来考虑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在耶路撒冷继续采取的行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始终蔑视这个国际社会，效法别的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

117. 那些可供我们分析犹太复国主义这种现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东西，至少应该加以强调，如果不能够深入地加以讨论的话。我无意在此详谈复国主义问题的历史，也不想分析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代表团已经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委员会第三届第一阶段第二〇五次会议上参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巴勒斯坦人民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蓄意筹划和实行马基亚韦利式诡计的结果而被剥夺了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祖先的土地的基本权利，而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又是得到世界帝国

主义从物质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的，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118. 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殖民主义现象，尽管传统的殖民主义在别的地方已经被清除了。它在中东所获得的成功至今只能归之于它跟帝国主义国家的勾结。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只要引用魏兹曼和本·古里安的声明作为证据，来提供进一步的证明。

119. 以色列国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对巴勒斯坦推行殖民地化的登峰造极的事业，它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桥头堡。我们对于导致这个殖民地化的变迁是清楚的，我们也了解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怎样被镇压下去，以便使得这个殖民地化有可能发展起来。

120. 此外，自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产生以来，它一直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利益的看门狗，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并不否认他们的扩张计划——准备让几百万犹太移民定居下来的原因。被统治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迫使殖民主义从一些中东国家撤退。然而，考虑到它们的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帝国主义国家留下了象达莫克里斯那样的剑，挂在这个地区上面。老实说，除了应用殖民主义逻辑以外，没有任何理由能使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创立以色列成为合法化或认为正当合理，也没有任何理由能使犹太人的家乡发展成为犹太人的国家变得正当合理。

121. 这个以前曾是纳粹迫害对象的民族，竟然也采用几乎同样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巴勒斯坦人民，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吗？看到一种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法律如何在施行，这难道不使人同样感到厌恶和骇人听闻吗？我们可以引用以色列军政当局采用来对付阿拉伯人的归返法，外住业主财产法，以及各种行政和警察措施做为例子。最近又把阿拉伯人赶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家园不是一个新的例证吗？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殖民地社会的活生生的图景。

122.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还通过紧急法案和难以形容的手段和挑衅，把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家园，而这些人只能靠联合国的救济度日。

123. 显而易见，殖民主义国家无不具有经济渗

透性和长远的经济目的，我们想就这第二个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124. 然而，在我们这样做以前，我们想问一问以色列国家的经济意义是什么。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吹嘘他们的“以色列奇迹”，试问每年可以拿到不附条件的几百万美元，这样的“奇迹”又何足为奇？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整个世界犹太社团所给与的捐款、补助和税款的数目，是远远超过给任何其他国家的总数。每年仅从美国就不但通过各种财团，而且通过其他各种“慈善”组织提供给以色列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在美国，犹太人汇往以色列的钱有权享受免税优待，不是已经被认为合法的或近乎合法的吗？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就正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我们在其他别的国家也发现大同小异然而同样有效的原则。这种直接供应资金的因素，加上了对土地——“被没收的”或“因业主迁出而荒芜了的”土地——的开发，就构成了以色列国家能够加以有效利用从而达到高度增长率的经济潜力。除这些因素外，还有技术进步和高水平的技能的因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其初期阶段都可以不花钱的。来到巴勒斯坦的技术人员，确实在欧洲国家或其他国家免费受过训练，人们知道训练专家要花多少钱时，对以色列所取得的进步就确实不会感到惊奇了。再则，时间的因素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般需要等待两三代人受到学校教育，才能够获得生产上的成就。

125.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因此已经从极端重要的特殊因素中得到了好处，这使得它能够从经济上的观点充分利用其局势。大多数国家，如果能获得象以色列所得到的同样利益，当然也能取得“奇迹”。我可以向你们举出数字来支持我的论据。我只是要把以色列人的成就放到他们的适当的角度上，并且强调这个事实，以便多少抵销以色列大规模的、喧嚣的宣传战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绝不隐瞒他们长期的经济目标，也就是使以色列成为渗透到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工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的帝国主义危险。埃班先生所叫嚷的“开放边疆”首先是要征服中东市场，以便得到以色列的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特别是要把它当作他们自己工业品的一个销售市场。

126.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毕竟不能够无限期地依靠世界犹太人社团的津贴过活。如果以色列要依靠它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的话，中东市场将是理想的市场，接着可以扩张到亚洲和非洲，这样将阻碍中东国家实现工业化。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可由以色列十九年的历史来证明，特别可由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以前以色列所遭受的经济危机来证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而迫切需要通过精心策划，编造出一个什么以色列毁灭的危险，来唤起全世界犹太人社团的同情。实际上，他们保持着一种始终有利可图的政治和军事的精神状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由犹太百万富翁们组织的几次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纪人的美梦，由于“被统治的”巴勒斯坦人的生产潜力要比工业化国家中的开支低廉，这就更是如此了。使海法成为一个自由工业区的方案只是通往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在非洲，作为美国公司的代理人的以色列商行的数量已在逐年增加。

127. 按照这样的分析，现在你们是否觉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是一种新型的殖民国家？其实，这种社会性质的生产同帝国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性质，其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只要提一提被第三世界所深恶痛绝的殖民体系残余，象南罗得西亚，南非和葡萄牙这些政权，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就同它们一样具有危险性。必须同这种剥削制度作斗争的国家，是不能谴责那些在自己国内为根除这种制度而进行斗争的人的。今天，巴勒斯坦是在试验一种象殖民时期一样奸诈和危险的制度的前哨。这里我们指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制度。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在中东得逞，情况将在其他国家跟着发生并轮到它们遭殃，持有这样想法决不是愚蠢的。这也许是对问题的一个预言式的看法，然而它是符合逻辑的结论。

128.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是种族主义者，这样说绝非夸张。首先，犹太复国主义是以一个反对种族同化的工具的面目出现的。这就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制造了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以至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信念与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信念之间发生了矛盾。在某点上，一个犹太人有双重国籍，然而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道义

上或经济上他无可奈何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工具。真的，要反抗这种压力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幸亏那里有很多这种勇敢的人们，而且会越来越多。我想引用一个教师雅克琳·阿达马夫人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在世界报上所发表的一封信作为例子。这是她对罗特希尔德男爵征求“支援以色列捐款”所作的答复。她说：“我是不交支援捐款的。我支援被压迫者、被迫害者、以色列受害者，和无数阿拉伯受害者，就象支援越南受害者，支援南非受种族主义迫害的黑人以及一切受种族主义迫害的人一样。”

129. 但是罗特希尔德的信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评论：他自己是否想到过，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亲犹太的人，正象反犹太的人一样，也是种族主义者？我还要补充说：他的态度一点也不能为以色列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效劳，反而只能向反犹太主义提供了弹药而已。因此他负有重大的责任。一位身经巴勒斯坦悲剧的教会神甫——保罗·戈蒂埃神甫写道：“难道犹太的种族主义不正是其他反犹太的种族主义的一种根源吗？想要拯救一切犹太人，而且除了犹太人之外谁也不拯救，这同想要杀一切犹太人一样，都是同一种打算的结果。意思虽然颠倒过来，可是推理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种族优于或劣于其他种族。”

130. 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提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表现。纳粹主义即曾使用过象这样的语言首先反对犹太人、波兰人、苏联的公民、捷克人，以及其他无数的人！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白人以此为荣。其次就是主张寻求“种族纯洁”，或者说，“上帝的选民”，“优越性”或“技术能力”，证明说这种话的人有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见。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刊物发表的正是这样的声明和意见。我可以给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代表举出许多例子，我也可以根据你们的意思随时给你们把例子开个单子。这使人想起一些痛苦的回忆：从前的殖民主义者难道不是使用过类似的语言，说了关于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越南人和其他人的军事能力的话，他们不是证明这些吃过苦头的殖民主义者全错了吗？

131. 那些在以色列以“领土主义者”著称的人，即那些想把阿拉伯居民赶出国土的人，以及那些政治上的领土主义者，即那些据说由于必须应付新的工业

扩张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因而满足于从实力地位来统治阿拉伯人——他们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提供了更多的例证。其他有关神秘的和宗教伟大的梦想时常在定期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出来，而这些文章有时候甚至把矛头指向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犹太人。他们竟说阿拉伯人是种族主义者！在这个讲坛上，我们想坦率地和诚恳地说：阿拉伯人无需为欧洲世界的过失还债。我们懂得纳粹集中营的暴行，我们谴责它们和它们存在的理由。但是，对我们丝毫无须负责的事，却要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作干过数不清的不义行为的替罪羊，其中包括在合法的和必要的赔偿的名义下，剥夺了他们的国民的领土，要我们以此为人类间令人发指的事来赔罪，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132. 即使仅仅因为它们确认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存在，六月事件也有其积极的方面。不久以前，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很郑重其事地否认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存在，并且满足于把抵抗运动的成员叫做“恐怖分子”！每天都在证明，抵抗运动是一种现实的东西；在此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并向他们保证我们的全力支持，因为一个为收复国土而进行不倦斗争的民族是值得每一个人的赞扬的。这不仅对我们巴勒斯坦兄弟适用，而且对在南罗得西亚和在南非和亚洲的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里黑人兄弟也是适用的。

133. 巴勒斯坦人民的觉醒是一个历史事实。为实现其民族权利，巴勒斯坦人民有力量根据他们认为适合的特殊条件进行人民斗争。东方各民族的觉醒是六月战争的进一步的结果。

134. 我们始终有意地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来与“犹太人”或“犹太人的”这个词相区别。我们相信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了解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在为准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最近的声明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将组成一个没有种族或宗教歧视的单一的国家。这样，和平将在这圣地上成为现实，耶路撒冷将恢复其文化和宗教的光辉。

135. 最后，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要回答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代表所作的两个评论。在第一个例子中，象某些殖民地企业的经理惯于说的那样，他指出：阿

拉伯的工人和雇员现在工资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正在不断改善中。确实，特科阿先生，其他国家曾试图组成一种第三势力，它们希望在未来的合作中能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它们已经这样地提出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作为诱饵了。然而，正如诸位所知道的，这件事终归可悲地失败了，诸位可以确信，在巴勒斯坦，决不可能有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余地。

136. 至于第二个评论，在提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特科阿先生谈到了也门以及对也门村庄的轰炸。首先，这是关系到两个兄弟国家以及我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兄弟去帮助年轻的共和国的事件，我们是感谢他们的这种帮助的。我们否认存在着敌对行为，有时有利害冲突，甚至双方都犯些错误。特科阿先生：你似乎相信“分而治之”的旧政策；然而那种政策流行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人们从历史上和从我们人民的教训中得出了明显的结论。特科阿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指出，我们和我们阿拉伯共和国兄弟的关系，其实也和一切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样，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在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方面，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137. 最后，我的代表团强烈地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能履行它的职责，使得这个所谓的国家不致藐视整个世界。

138.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叙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139.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保证并通过你向安理会的代表们保证：我是犹豫了很久才请求发言的，我知道时间已经很迟了，我知道我已过度消耗了你们大家的耐心。我知道我们已经详细地说出了我们所要说的话。

140. 我之所以想稍微越出政治范围之外，因为我想起了俄国伟大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题为“宗教法庭大法官的传说”的最伟大的诗歌中的一首。在这首诗里，诗的作者伊凡同他的兄弟阿廖沙谈话，当时已是深夜时分，而深夜是适于少数人进行深谈的。他在向自己兄弟叙述他的诗歌之前同他谈话。他嫌恶人类间的不义行为，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很大的程度上描写了人类的自疚心。伊凡就是这样地对他的兄弟阿廖沙说的：“人们理解其他正在挨饿的人，然而他们却不理解人们也能遭受一种思想的折磨。”接着他叙述他那首宗教法庭大法官的传说，他谈到基督是怎样在大法官面前出现并被投入牢狱的。自那以后，人类便有由于真理遭受监禁而受苦。

141. 因此，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是作为战败者来这里申诉的话，我们也是作为思想受折磨的人来这里申诉的。

142. 昨天我听了特科阿先生发言之后，我很仔细地反复阅读他的发言和我的发言记录。他在发言的开头，指责阿拉伯发言人和他们的讲话是“敌意与谩骂的胡闹行为”〔第一四八四次会议，第229段〕。“敌意与谩骂的胡闹行为”，这些是分量很重的字眼。我最诚意地向安理会保证，根据安理会全文记录的文本，我仔细检查我的发言，列出来我曾引证过的人物、典籍和圣哲。我把“人物”和“圣哲”区别开来。这些人物、典籍和圣哲是：伊加勒·阿隆；梅厄夫人；安全理事会有关停火决议的记录；见于安全理事会记录中的解释；法国大思想家和数学家巴斯噶；梅纳希姆·贝京；阿巴·埃班；福音书；圣保罗；先知以赛亚和雅科夫·塔尔芒教授。现在，我们暂且不提那些圣哲的名字、福音书、先知以赛亚、圣保罗和巴斯噶，我相信这些决不是特科阿先生所能理解的。可是，如果他对我所引证的其他人——特别是阿隆、梅厄夫人及其同伙——也怀有憎恨，那就肯定不是我的过错了。我所引证的在他们自己说过的话里头全可以找到。然而我确实奉劝特科阿先生读读我所引用的雅科夫·塔尔芒教授的那封信的全文。它刊载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六日出版的希伯来文晚报上，计占十四页篇幅，我只引用了其中的两段。

143. 我的第二点是，联合国——在这里我们必须多少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伯问题已经给联合国法权增加了许多新东西——现在看到了一部全新的词典，它是以色列出版的，一种关于被占领领土的词汇表。这些被占领的领土，起先被称为“被占领”，随后是“受管理”，再后是“被解放”，然后是“被合并”。后来，关于耶路撒冷又另有一套词汇表。特科阿先生昨天讲到“统一的、幸福的耶路撒冷”。特迪·科尔莱

克则把耶路撒冷说成是“再婚”。阿巴·埃班先生一度说过，以色列一向没有一个头，而现在已经在耶路撒冷找到它的头。这岂不奇怪，以色列居然找到了阿拉伯的头。再后，埃班先生又使用了另一个比喻。在谈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时，他拿母亲和她的孩子打比方。就此而论，这类口号充其量不过是口号，此外是毫无意义的。说成是母亲和孩子，的确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形象，或者说成一个统一的城市，或一个再婚的城市，也是一样。然而它们一旦越出口号的范围，我担心这一类形象势必要把我们带到即使不是势不两立，也是根本对抗的边缘，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教义来说，可能特别不利，甚至可能后患无穷。

144. 关于特科阿先生所说的犹太教与耶路撒冷的永恒联系，我只须说，这种联系久已经历过最彻底的决裂了，这是任何一个对甚至最简明的历史书稍有涉猎的人无不熟知的事。除非全能的上帝通过超自然的力量，要求并重建这样一种联系，否则，想凭借武力暂时实现犹太人的返回，最低限度也是极不正义的行为和愚蠢的梦想。刚才我的约旦同事说到信奉犹太教的人来到巴勒斯坦是非法的。其实，谁只要读一读以色列建国宣言，起码他会大吃一惊。且听这句话：“拓荒者、*ma'pilim* 和护教者”，那里有一条脚注解释说，*ma'pilim* 系希伯来语，意思是无视法律限制进入艾来兹-以色列的移民。这是见于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

145. 我说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昨天特科阿先生在评论我有关停火的意见时，他解释说——我决不使用报复性的语言；我向他承认我不会使用那样的语言——叙利亚“违反它的国际义务……今天甚至否认停火线的概念，而在一九六七年它却曾签字承认过它”〔同上，第 230 段〕。

146.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和法律程序问题，因为在他昨天所作的解释中，他采取了一种必然失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企图使安理会把它自己曾斥为欺诈行为的东西再作为一个国际概念来加以接受。的确，他力求使安理会相信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由于接受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及十二日通过的停火决议〔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及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而接受了

停火线的概念。安全理事会的记录表明，我们接受关于停火的两个决议是按照它们的真实意思来接受的，那就是正如安理会的一位很有名的代表，卡拉登勋爵，所解释的那样。我将再一次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话：

“我认为最好复查布尔将军在达成协议当时所用的实际词句。我引用昨天会议的记录：布尔将军的实际措词是：‘（1）我建议停火，同时，部队不再调动，均自六月十日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三十分起生效。’这是他向双方提出而为双方所接受的建议。”

“我很高兴我能够证实这点……。”〔第一三五七次会议，第 204 和 205 段。〕

换句话说，他那时是在证实从前说过的话：

“这个停火的命令，它指的是部队应停留原地，除了从战场撤回到一方自己的国土以外，无论向北、向南、向东或向西的调动，均构成违反停火的行为。”〔同上，第 177 段。〕

147. 这种为安理会的一位代表所肯定的停火的概念，正如安全理事会记录所表明的那样，迄未为任何其他代表所反对，这意味着安理会认可这一种解释。特科阿先生想叫安理会相信特拉维夫当局的主张，即由于接受停火，我们就接受了安全理事会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说得简单一点，明确一点，他搀进停火决议案的那个意义是个十足的骗局，它与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停火决议格格不入，正好相反。

148. 在特科阿先生这种欺诈性的解释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两件东西：首先停火线简直就是以色列的新边疆，这是我们要对他和对他的特拉维夫当局断然地、坚决地否认的事。以色列片面宣布废除全面停战协定，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法权仍然承认这些停战协定为有效。其次，还有种种事实，我不需要再一次重复所有关于戈兰高地、统一的耶路撒冷、沙姆沙伊赫等等的发言了。

149.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犹太建国会财务处——按照以色列的组织章程，这个犹太建国会是以色列政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掌管移民及安置事

务——今年公布了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度新预算，其中登载项目如下：

“（1） 应急基金，现在进入它的第三年度，预计收入为三亿三千万美元；

“（2） 预料入境移民增长以及更广泛的吸收活动，包括对几年来业已迁入的财力有限的移民提供服务。”

然后详细列举拨款项目，包括如下一些项目：

“移民入境及吸收活动六亿八千一百一十九万

“安置部一亿四千五百八十六万

“青年移民入境二千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五百”

这些数字均按以色列镑计算。并刊载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的以色列文摘上。这笔钱系在美国募集，是免税的，作为慈善事业用途，但实际上是用于安置它侵占阿拉伯国家——约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叙利亚——领土上的移民。这就是隐藏在特科阿先生对于停火线所作解释背后的东西。

150. 现在，在结束之际我再一次表示歉意。我说过，我们的行军是在连年累月的漫漫长夜中一次凄凉、惨淡、痛苦的行军。我的一代和今后的若干代都要为并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问题所折磨，我不能找出比杰出的塞内加尔总统的几行诗更好的词句来描写这些痛苦，他在一首题为若尔的诗中写道：

“若尔！

“我忘不了。

“.....

“我忘不了丧筵处处散发着被屠杀群众冲天的血腥熏臭，

“和那巫师狂吟的喧嚣。

“.....

“我忘不了，我忘不了.....

“我脑海里萦回着

“沿着欧洲那漫长岁月的疲倦不堪的长途跋涉，

“那里还不时涌现着孤儿的哭诉，呜咽、呜咽、呜咽。”

151.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伊拉克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152. **拉乌夫先生（伊拉克）：**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歉意，在这么晚的时刻才请求发言。昨天晚上，以色列代表责备伊拉克参加大合唱，参加一个漫骂叫嚣的大合唱。可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发言，我们会发觉他实际上是在搞独唱，而且完全走了调。

153. 我将力求说得简短。我不会滥用你们的宽容或者利用安理会诸位代表的耐心，加重你们的负担。我将只限于反击以色列代表惯用的暗讽手法。我要引用他在提到伊拉克时的一句话。他说：“就是这个国家居然厚着脸皮来谈正义、人权、精神价值。”〔第一四八四次会议，第234段。〕现在，顺便说一说，如果选择措词可以表示这一发言人的品质的话，那么以色列代表频繁使用“厚着脸皮”以及其他类似的措词，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154. 特科阿先生怀疑我们谈论人权的资格。我倒要提醒他，伊拉克两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担任过的职务。它的贡献有记录在案，谁都可以查着。如果他忘记了，我可以告诉他，刚在一个月以前，伊拉克又得到世界组织的赞成，以二十七票中二十四票的多数第三次当选，参加又一届的人权委员会。这些就是伊拉克在人权问题上的发言资格。

155. 他还提到间谍被捕后判处绞刑一事，这是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因为他们犯了为以色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他提到的只是那些信奉犹太教的间谍。以色列人对于否认他们的间谍和特务是不遗余力的。我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他们起先矢口否认，后来又引为自豪地承认他们。这里我有一本书叫做我们的人在大马士革：以色列最伟大的间谍伊莱·科恩的故事，作者是本-哈南。¹²为了让安理会诸位代表知道，我说一下，伊莱·科恩是在叙利亚被捕的一个间谍，经审判定罪后，于一九六五年处了绞刑。以色列先是矢口否认它同伊莱·科恩有任何关系，直到两

¹²纽约，克朗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年之后，又自豪地出来承认，他确曾为它服务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最后几页，特别是最后两页，描绘了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进攻，它的标题是：“两年后的复仇”。

156. 以色列代表从不厌倦地指责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在迫害和虐待犹太人，说这种迫害和虐待贯穿着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世纪、所有的历史时期。在他看来，伊拉克也不例外。但我要向特科阿先生提一个问题：关于犹太人迫害和恐吓其他的犹太人，他又怎么想法呢？我想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这个世界周刊中引证几段，文章的题目是“这只能在以色列发生”。它是这样写的：

“这只能在以色列发生。上星期，这个世界周刊发表了这一年最大的独家新闻……。它是关于扔炸药的故事，大约在十五年前炸药被扔进巴格达的犹太教堂和其他犹太居民区，其目的在于促使伊拉克的犹太人仓皇逃向以色列圣地。这些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但这少数人却把它们当做了不起的秘密而讳莫如深；现在才初次正式地、负责地予以公开。

“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一个国家里，它将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各报会争先恐后，大声疾呼，要求来一个专门的调查。在以本·古里安为首的那些政治家任职期间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应该把它告诉公众，为的是追究下令（扔炸药）的人的责任。一句话，这就会清楚地揭露这个国家历史中的最重要章节的内容……。然而在这里却是‘无声无息’，恰象一块石头被丢进沼泽似地沉下去了，既没有任何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反应，也没有报刊的讨论，这件事似乎还比不上鸡蛋涨价或犹太建国会的助理秘书辞职重要。”

157. 对不起，我占用了你们的时间；时间不早了。我看到正在散发一个决议草案，我深信安理会渴望在今天晚上结束它的讨论。但允许我，即使不读全文，最少也读两段新近的报道，至少就伊拉克说来，是新近发生的。它发表在二月九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它谈到了伊拉克的犹太人。采访记者是杰弗里·萨姆纳。报道是这样写的：

“伊利阿斯·埃布多先生是巴格达拉希德街的一个制表匠，他是仍留居在伊拉克的二千七百个犹太人中的一个。他昨天告诉我：‘你知道，我们伊拉克有一句谚语，谁只要喝了一口底格里斯河的水，他就再也不想离开巴格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到以色列去的原因。’”

这个采访记者继续谈到：

“埃布多先生的话显然不是事先经过准备的，他起先以为我是来买表的。当我对他解释，我想跟他谈谈关于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时，他露出十分自然的微笑，用阿拉伯语讲欢迎这个字，端给我一张椅子，同时叫一个穆斯林侍者端来几瓶柠檬汽水。”

该文结束时，记者说：

“巴格达的犹太教大拉比上星期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一些外国新闻记者，重复了处决间谍时他在巴格达电台新作的声明，即犹太人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这个白胡子的犹太教拉比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用灰褐色围巾缠绕着的红色毡帽，戴着一付防护电视光线的着色眼镜。他因为生病，叫他的秘书用阿拉伯文替他宣读他的声明。

“声明说：‘我为犹太社团服务不少于六十五年了。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一个九十三岁的人了，我经历了这些发展的年代，亲眼看到历届伊拉克政府。在所有的这些时间里，特别是在革命政府下，我受到了适当的待遇。’

“犹太教大拉比说，犹太人社团享有充分信仰自由。有关犹太人的婚姻丧葬及其他事宜的民法，都是按照犹太社团的愿望草拟的。

“所有合适的证据都说明这位犹太教拉比不是在威胁下发表他的声明的。任何想要同他订约会晤的人，就会很快知道，他虽已九十三岁，但仍是一个脾气倔强的独立不羁的人。”

158. 最后在我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代表们对我的宽容之前，我想向以色列代表提出一

个问题。他始终坚持说，以色列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保护者；他坚持以色列保护他们以免受非犹太人的迫害和虐待。因此，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又是谁去保护犹太人以免受到另一部分犹太人的恐吓呢？

159.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的主席。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是以亚非团结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我们两国同是从一种相似的殖民地的背景中挣脱出来的，而且我们都在着手进行充分恢复我们的遗产和加强以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和平的同一事业。先生，我本人认识你，而且从去年以来我和你共同参与了许多的活动。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代表团对你的经验、你的正直和你的判断的深厚敬意。如果安全理事会在今天晚上能够就这个摆在它面前的重大问题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将主要是由于你的果断的领导。我还要向已离任的主席——巴拉圭大使萨拉诺·洛佩斯，表达我的尊敬和感谢，这也是我的愉快的责任。在上个月他主持我们的审议期间所表现的彬彬有礼，堪作模范的正直和熟练的才干，博得了我们全体同事的应有的称赞。

160. 我们即将结束安全理事会的重大辩论。这辩论充满着应该得到人类极大尊敬的感情，它不是憎恨的情感；这种感情来自人的神圣忠诚及其对他的尊严的关注。本星期在这里听到的许多发言，在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心中将迅速得到反应。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广泛深入地获得充分讨论。所以，我想现在在加以扼要的重述也许是有用的。在我参加这次辩论中，我将尽可能地指出问题的最近的背景以及业已出现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情况。

161. 这是两年来联合国第三次主动关心耶路撒冷的局势。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圣城，它公然想并吞耶路撒冷的意图使全世界几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深感不安。即使伟大的犹太教中一些比较开明的信徒，也不能不对他们的穆斯林和基督教伙伴所受的创伤和痛苦无动于衷。结果会员国以压倒多数投票通过了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这是巴基斯坦在联合国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提出的。以色列无视这一致通过的决议。因此，大会在它的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中，对以色列不履行先前的决议表示遗憾，并对以色列重申联合国大会的要求，要它取

消已经采取的各种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任何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决议的发起国——阿富汗、几内亚、伊朗、马里、巴基斯坦、索马里和土耳其——都是非阿拉伯国家。

162. 这第二个决议，尽管在道义上得到了一百个会员国的支持，它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为也没有起遏制作用。秘书长派他的私人代表埃内斯托·A. 塔尔曼先生去了解情况。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秘书长提出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以色列当局明确地声称合并的步骤是不可改变的，是不可商议的。

“……

“私人代表获知，阿拉伯人承认军事占领政权这一既成事实，并准备在处理当前的行政及社会福利问题中，同这样一个政权合作。然而，他们反对把地方行政并入以色列国家系统。他们认为这违反国际法公认的准则，这准则禁止一个占领国在被占领的领土中改变法律及行政机构，同时要求尊重私人财产及人权与自由。

“他们反复指出，耶路撒冷东部的居民没有机会表明他们是否愿意在以色列国家社会中生活。他们声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赋予的民族自决权已受到侵犯。

“最后，他们指出，阿拉伯人信任联合国，寄希望于大会通过的决议。”〔S/8146，第35和131-135段。〕

163. 以色列完全不顾大会的决议，以致不得不由安全理事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一九六八年四月和五月，安理会就耶路撒冷的局势举行了充分的辩论，并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了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在决议上安理会声称：

“认为以色列采取的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合法地位的一切立法及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和地面上的财物均属无效，并且不能改变其地位。”

安理会迫切地要求以色列：

“取消已经采取的一切措施,立即停止任何足以进一步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行动。”

在同一决议中,安理会还对“以色列不履行大会决议”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七日通过的第二二五三(ES-V)号决议和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表示遗憾。秘书长并被要求就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164.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作了报告[S/9149]。这个报告,包括三月二十五日以色列给秘书长的信,最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完全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确,即使我们把约旦代表指出的全部事实——其中较重要的,以色列都没有答复——放在一边,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舆论公布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已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65. 第一,以色列完全无视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并拒绝取消它采取的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合法地位的立法及行政措施和行动。

166. 第二,以色列非但不取消上述措施和行动,还制定了补充规定,即所谓“法律及行政事务法则”,企图进一步巩固以色列对旧城的侵占。以色列还扩大了吞并的地区,把该城周围相当大的地方合并进去。

167. 第三,以色列坚持驱逐阿拉伯人的家庭,并拆毁他们的房屋,甚至夺走了属于伊斯兰教会经营的财产。

168. 第四,旧城人民对以色列的侵占仍感到仇恨和不甘心。

169. 在这方面,我必须提一下以色列代表在目前的辩论中所作的发言。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中最有意义的不是他所讲的,而是他有意避而不谈的东西。他不愿意说明以色列是否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他甚至不愿暗示一下将来以色列至少要设法遵守决议的条款。甚至就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关于耶路撒冷的局势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色列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巩固它对这个城市的占领,改变它的历史特性,消除它的个性,在世界面前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170. 很自然,安理会在研究这局势时,会取得

一致意见。从安理会各位代表的发言中,这种意见上的一致已经很清楚了。我要引用所有这些发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引用法国、联合王国、苏联和美国代表的发言。

171. 贝拉尔先生引用了他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二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时讲过的话:在谈到以色列想改变该城地位所采取的措施时,他那时说过:

“我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而且它们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它们只能挑起恶意,增加紧张局势,并使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复杂化。”〔第一四一七次会议,第50段。〕

贝拉尔先生接着说:

“这些措施中有的也违背国际法有关武装占领的规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以色列当局确实曾再三保证,他们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圣地,而且保证大家自由出入朝圣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宗教和法律方面,它不单单是行政和社会问题。”〔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51和52段。〕

172. 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说:

“损害耶路撒冷的将来就意味着全盘否定和平解决的希望和可能性。这就是宣布反对任何解决办法。这就是阻止通向和平之门,就会引起另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耶路撒冷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我们所要求的是,我们在寻求的公正而圆满的解决办法,不致由于企图损害这城市将来地位的任何行动而预先被排除,以致变成不可能。”〔同上,第33和39段。〕

173. 提到耶路撒冷的独特的国际地位时,约斯特先生说:

“以色列与其他任何占领国一样,应该遵守国际法的这些规定,即:占领国无权改变法律和行政管理,除非是由于安全利益暂时所需要的;占领国不能没收或损坏私人财产。一九四九年八

月十二日的日内瓦会议及国际法所批准的行为规范是清楚的：占领国必须尽可能维持被占领区的完整和现状，不干涉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任何改变只能出于占领的迫切需要。我感到遗憾的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占领区的行为却是另一幅景象，它引起人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担心东耶路撒冷的最终的处理会遭到损害，并且居民的私人权利和活动已经受到影响和改变了。”〔同上，第 97 段。〕

174. 苏联的扎哈罗夫先生把整个形势总结如下：

“耶路撒冷的问题反映了中东所造成的危险局势的实质。这种局势是由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阿拉伯国家，以及它随后奉行旨在夺取阿拉伯领土，破坏和平的政治解决的政策所造成的。”〔同上，第 58 段。〕

175. 我冒昧地、比较详细地引用了四位常任理事国代表的发言，不仅因为它们本身的重要，立场鲜明，也因为它们是在四大国努力提出公正的建议以实现中东和平时发表的。从他们的发言中很清楚地说明，第一，在耶路撒冷城中，以色列滥用了它作为一个暂时的占领国的权利，而且违背了国际法规定的军事占领法则；第二，由于企图并吞圣城，以色列显然在阻止中东冲突的和平解决。

176. 我们的其他同事在发言中对这些结论没有提出异议。我们应把这些结论与一些会员国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必然会引出的结论联系起来。这些会员国并不是直接有关方面，但他们强烈感到，目前耶路撒冷的局势对它们的切身利益有最深远的影响。这种局势触及，实际是冲击着全球千百万人民最宝贵的感情，这是政治上具有首要意义的事实。它的重要性使人不得不抛弃一切权宜之计。安理会必须充分注意阿富汗、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的发言。

177. 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土耳其外长两天前的发言。他说：

“中东问题是涉及到几个方面的争端，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无疑是耶路撒冷的地位，三大宗教与它都有直接的、紧密的关系。”

当谈到以色列为并吞该城所采取的措施时，他又说：

“土耳其没有，也决不会同意无疑会使和平解决中东冲突更加困难的这些或其他类似的措施。我们希望并相信，安全理事会目前会对局势再作一次详细的审查，并采取它认为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改善这种局势。的确，我们要求安理会这样做。”

在此我还想提一下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伊斯兰教会议的决议，这项决议已为马来西亚代表在第一四八四次会议上引用过，并为二十个亚非国家宗教界和知识界的领导人所采纳。

178. 我至今还没有谈到巴基斯坦政府关于耶路撒冷局势的坚定信念。这些信念已在一九六七年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上充分表达了，同时我已在一九六八年安全理事会上的辩论中，荣幸地再次阐述过它们。巴基斯坦外长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大会上的发言¹³中警告说，任何人不得曲解我们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深厚感情。

179. 叶海亚·汗总统五月三十日说过：“收复耶路撒冷是一个对我们——实际上是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有着深刻关系的问题。”巴基斯坦总统谈的当然是他的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感情。至于基督教国家的感情，它们也是不容曲解的。

180. 所有这些发言都补充说明了我先前概述过的一致看法的要点。相当多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已向安理会明确表示，以色列在该城的行动是侵犯并危害全世界的宗教利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已超出阿-以冲突双方申诉和反申诉的范围。

181. 在巴基斯坦代表团看来，安理会作出的任何决定，必须坚决表明不允许以战争夺取领土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也只有这项原则，才能区别中东的和平计划和投降的公式。如果我们背离这项原则，那么我们不仅会恶化该地区的局势，而且会使它变成不断产生争端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我们抛掉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精神。

¹³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全体会议，第一六八一次会议。

182. 安全理事会还记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强调了这项原则。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重申了它。就耶路撒冷城来说，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明确断然地否定了以色列对它的吞并。人们公认，耶路撒冷是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范围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既然这样，有关耶路撒冷的任何建议都否定了以色列对它的并吞。人们公认，耶路撒冷是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范围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既然这样，在该决议范围内有关耶路撒冷的任何建议，必须符合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各条款的精神。

183. 如果以修改边界为名，或者以保卫边界安全为借口，提出任何企图宽恕以色列或使以色列合法地把耶路撒冷城纳入其版图的建议，那将是歪曲联合国宪章，背弃宪章的基本原则。我们相信，没有人会因以色列瞎谈什么统一耶路撒冷而受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任何建议，只要背离不允许用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就不但会产生持续几代的敌对状态，而且会永远伤害整个伊斯兰世界人民的感情。但愿不致造成这种错误。这样的建议不仅会加深六亿穆斯林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遭受的污辱感，而且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和提议者感情不和。从单纯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这种建议在政治上也是无法存在的。

184. 我还要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联合国宪章的一条重要条款，即第二十四条。该条第1段如下：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我愿意强调这句话：“安全理事会……即系代表各会员国”履行职责。因此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必须保卫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耶路撒冷城的利益。参加本次辩论和历次大会的各国代表团对以色列的吞并企图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我们确信并期望这种忧虑将得到四大国的充分尊重，四大国为了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向各方提出任何建议时，应考虑这一点。

185.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应该

怎么办，才能使以色列确信联合国不允许它无视人类大多数人的情感，拒不接受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以色列继续采取蔑视态度，这就不能不使安全理事会采取超出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中体现的要求的措施。主席先生，在你的主持下，经过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的协商，我们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巴基斯坦三国代表团荣幸地向你提出下列决议草案，我们相信，这个决议草案将得到全体一致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了已就以色列采取的影响耶路撒冷城地位的措施和行动分别通过的本安理会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暨较早的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及十四日第二二五三(ES-V)号及第二二五四(ES-V)号决议，

“听取了有关各方对这问题的声明，

“注意到自上述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又进一步采取了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措施，

“重申了不允许用军事征服来夺取领土的既定原则，兹：

“1. 重申本安理会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

“2. 对以色列无视大会及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的行为表示遗憾；

“3. 最强烈谴责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一切措施；

“4. 确认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包括没收土地及地上财物在内的所有立法及行政措施及行动，均属无效，并不能改变其地位；

“5. 再一次紧急要求以色列立刻取消它所采用的可能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一切措施，并在将来放弃一切可能产生类似后果的行动；

“6. 要求以色列毫不迟延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执行本决议各条款的打算；

“7. 决定万一以色列作出否定反应或不作

反应时，安全理事会将立即重新开会，商讨对这件事应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8. 要求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我刚才宣读的决议草案是毋需解释的，它已作为 S/9311 文件发给大家，原文以英文及法文为准。因此我不再解释它的条文。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一致通过这个决议，这会使它获得无上的权威。

186.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的国家及我本人表示的情谊。自从我的国家塞内加尔独立以来，它与巴基斯坦一直在各方面保持着友好关系。至于你本人，夏希大使，我与你相识已有两年，我们在一起工作也已将近两年，我了解你的聪明与才能。

187. 现在我要以**塞内加尔**代表的身分，就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讲一下我国政府的态度。大家知道，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已通过了不少决议，要求以色列放弃改变耶路撒冷旧城地位的企图，直至整个中东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188. 耶路撒冷问题不能单靠行政或社会措施来解决，哪怕这些行动似乎是必要的，或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繁荣。这问题具有宗教、法律和政治性质。耶路撒冷这个古老的圣城是世界三大宗教的中心。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会议也同样规定了占领国对被占领国家或区域的人民及财产必须采取的态度。最后，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尽力谋求解决整个中东的冲突，使有关各方都能过正常的生活，各有关国家也能获得充分的安全。

189. 去年，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明确要求以色列取消它已经采取的立法及行政措施，放弃足以导致圣城与以色列国合并的任何行动。不幸，以色列看来是在运用拖延战术，事实上并不打算执行上述决议的规定。我要引用从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一段话：

“由于忽视世代居住该地的阿拉伯居民的权利，由于拒绝承认别人也与他们同样对耶路撒冷怀有深厚感情，以色列人播下了永恒冲突的种

子。要靠四大国或其他方面的努力来促进中东的和平，这是很少希望的，除非以色列改变它现在的吞并政策。如果美国要在促进中东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就必须明白，它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任务，就是要求承认在这古老的多事之城中阿拉伯人的权利及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

190. 我必须在此向各位提一下，我国出于对法制的关心，一向尊重，并将继续尊重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八一(二)号决议。我国加入联合国，就正式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我们认为，一切会员国不论大小，在道义上都有遵守联合国决定的义务，一国并吞另一国领土的举动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以色列政府的行动只能使我们感到万分遗憾，特别是现在正当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取得进展，棘手的中东问题有希望获得解决的时候。一切暴力必须中止，一切武器必须停火，这样，中东的紧张局势才得缓和，有关各方才能言归于好，在和平与尊严中致力于各国的和谐的经济的发展。

191. 让我以**主席**的身分通知各位，现在我们要讨论刚才由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了，它已译成各种工作语文，作为 S/9311 文件发给各位。我要指出，这草案的原文是英文和法文。此外，决议草案第 4 段的法文应该如下：¹⁴

“Confirme que toutes les mesures et dispositions législatives et administratives prises par Israël qui ont pour effet d'altérer le statut de Jérusalem, y compris l'expropriation de terres et de biens immobiliers, sont non valides et ne peuvent modifier ce statut.”

各位代表如果没有异议，决议草案就可以付诸表决了。

192.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我不反对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然而，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西班牙语译文。在序言第 1、3 两段，以及第 3、4、5 段，英语原文“status”和法语原文“statut”被译成了“condición”，它出现在西班牙文本的相应段落里。我认为，

¹⁴决议草案全文后来再版发行，采纳了发言者提到的更改。

那不是最好的译法。适当的字应该是“*estatuto*”，它本身就包含了“*condición*”一字所缺少的基本法律概念。正由于“*estatuto*”这个词反映出有法律根据，所以如同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中那样，不需要再给它加上修饰形容词“*jurídico*”，因为“*estatuto*”这字已包含这一概念。我不敢说我精通任何语言，因此我才引用先例。英语原文中的“*status*”一字，在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决议里已经被翻译成“*estatuto*”，这次辩论的题目同该决议无关。

193. 因此我要求秘书处注意这个意见，并作出必要的更改。¹⁴

194. **主席：**S/9311决议草案第5段被要求进行单独表决。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如果共同提案国没有异议，我就把第5段付诸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第5段以十四票对零票通过，一票弃权。

195. **主席：**我现在把决议草案[S/9311]全文付诸表决。

举手表决。

决议草案被一致通过。¹⁵

196. **主席：**苏联代表要求发言，以便在表决后解释他的投票。

197. **扎哈罗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已在七月一日（第一四八三次会议）苏联代表团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苏联认为，并将继续认为，以色列必需立即停止它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为和蛮横举动；它必需从所有侵占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部分，撤

走它的武装力量。我们再次认为我们有责任指出，耶路撒冷的局势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一样，需要尽快消除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的后果，并以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著名决议为基础达成和平政治解决。这是苏联明确而坚定的立场。

198. 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是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人民对以色列的不断侵略、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犯下的罪行，以及以色列悍然拒绝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历次决议所感到的侮辱与愤怒。刚刚通过的决议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了以色列侵略者为改变一九六七年六月他们对阿拉伯国家背信弃义发动进攻时，侵占的耶路撒冷城的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宣布的这个谴责是对以色列统治集团的一个严重警告，他们必需对他们继续奉行侵略政策的后果负责。

199. 总的说来，决议已由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一致通过，这一事实特别有力地证实了以色列的行为的非法性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这使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以色列再一次不顾各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顾安理会的一致决定，安理会就将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00. 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需着重指出：以色列代表为了给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寻找合法根据，声称侵占该城给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带来了某种所谓“利益”，这种徒劳无益的企图已被安全理事会在刚才通过的决议中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安全理事会再一次确定了不承认用军事征服取得领土的原则，因而清楚表明，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以色列侵占耶路撒冷及夺取其他阿拉伯领土辩护。这是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极端派集团的一个明确无疑的坚决警告，这些人梦想扩张领土、夺取阿拉伯土地，实行新的冒险。根据所有这些事实，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认为可以支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决定。

201.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发言解释他的投票，现在请他发言。

202.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投票赞

¹⁵见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

成刚由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因为它同我在七月一日〔第一四八三次会议〕安理会上阐述的我国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一致。

203. 在对第5段的分段表决中，美国弃权。因为该段在叙述以色列的行动时，把它们说成“可能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措施，并要求以色列放弃这些措施，这是和决议前一段矛盾的，因为前一段明确说明这些措施不能改变该城的地位。此外，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相信，它很可能使安全理事会在将来陷入尴尬的处境。

204. 在支持这个决议时，我国政府希望说明，它并不认为将来安理会对这问题进行任何审议时，它就因此应对任何具体行动承担义务。我们继续相信，耶路撒冷问题不可能零敲碎打地解决。我们仍坚决致力于帮助在该地区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使耶路撒冷不再成为宗教和民族纠纷的根源，而成为团结的榜样。

205. **主席：**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20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审议约旦对耶路撒冷的完整、幸福和繁荣的控诉，已告结束。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把这场辩论变成了醉汉的决斗和谩骂。这是恶意的，但仍然徒劳无益。

207. 我已经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事实：参加这次仇恨演习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在以色列问题上背弃了联合国宪章，由于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和平与停火决议，由于对犹太公众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由于积极从事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已使它们自己丧失了援引法律、正义和人权等信条的权利。

208. 难道有比今天阿拉伯代表的表演，比如苏丹代表的表演，更清楚地证明这点的吗？苏丹代表怎么敢到安理会来大谈法律和人权呢？它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就在最近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苏丹军事头目尼迈里将军还重申了这种态度，他宣称：“这个政府将为阿拉伯民族的强大而奋斗，以达到消灭以色列的目的。”今天苏丹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证实了这点。这姿态本身已足以取消苏丹代表参加安理会任何辩论，特别是关于以色列问题的辩论的全部权利。

209. 可是，苏丹的罪行不只限于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以下是南苏丹解放运动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致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一份呼吁书的摘录：

“我们的人民，南苏丹的非洲人，经常处在北苏丹阿拉伯人的侵略和奴役的企图下已一百四十三年多了。我们的愿望和斗争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南苏丹的政治独立。

“你们应该知道北苏丹阿拉伯军队目前对南苏丹非洲人的屠杀。在南苏丹三省，每省至少有一千名阿拉伯士兵。这些军队是用大量坦克、飞机和其他杀人武器武装起来的。它们走到那里，那里便留下死亡的踪迹：村里的男女老少不断遭到，并正在继续遭受残酷的屠杀。

“……苏丹的阿拉伯人正象十九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者和今天许多人一样，相信他们负有给非洲人带来文明的使命。阿拉伯人相信，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最优越，应该强加于人，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使用武力，今天他们在南苏丹就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在题为“阿拉伯统治者的政府在不慌不忙地征服各部落”的长篇报道估计，有五十万南苏丹人被政府军队杀害。以色列人民和世界的一般公众，将怎样来判断苏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的忠告和规劝呢？我们对这种劝导有何感想呢？它在道义上或法律上的彻底空虚，难道能靠数量上的可疑优势来抵偿吗？对这种国家煽动下通过的决议，以色列和全世界有何看法呢？

210. 控诉者要向安理会强调这次辩论的性质和它的结果，但所能物色到的最令人信服的办法，无非就是让巴基斯坦来提出现在通过的决议。然而还有什么比戴着法律和正义的假面具的巴基斯坦，更使人恶心的呢？自从独立以来，巴基斯坦对国际生活的杰出贡献不就是对邻国发动战争，占领外国领土，迫害和放逐千百万人吗？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四日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谈到巴基斯坦时是这么说的：

“巴基斯坦的习惯就是向别人宣讲它自己并

不实行的东西。在巴基斯坦，少数民族的境况，特别是印度人的境况，是充满悲惨和恐怖的。他们的生命或财产在巴基斯坦得不到保障。当然他们谈不到有任何基本权利。”¹⁶

由这样的父母生下的决议有什么价值呢？

211. 主席先生，约旦代表认为，今天上午随同S/9303文件分发耶路撒冷新住宅的照片，这是很适宜的。然而正是这些图片最足以说明约旦的控诉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住进这些新建筑的人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而且巧得很，它们是盖在犹太人私人所有的土地上的。约旦摧毁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正在重建它。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并将继续干下去。其实，促使约旦提出控诉的不是耶路撒冷城阿拉伯居民的福利，而是它对以色列的赤裸裸的、彻头彻尾的仇视。不是耶路撒冷的爱，而是约旦的恨支配了这个政府；不是耶路撒冷的精神即和平精神，而是另一个城市——苏丹的喀土穆城的精神，鼓舞了约旦。在喀土穆，阿拉伯国家通过了一项声名狼藉的决议：与以色列不能媾和，不能协商，不能达成协议。

212. 然而，应该受到谴责和驳斥的，不仅是约旦提出控诉的动机，还有约旦干涉耶路撒冷城生活的权利本身。约旦与耶路撒冷的关系很短，但却是悲剧性的。它在侵略中诞生，它来自对联合国的蔑视；它在不断违反国际法、侵犯人权、亵渎圣地和烧杀掳掠中继续了十九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约旦对耶路撒冷的权利。毫无疑问，约旦侵略者被逐出耶路撒冷，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获得了它从未有过的权利。因此，美国代表阐明的观点——认为统一的耶路撒冷城的东部构成了被占领区——是我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213. 我们希望约旦政府能认识到，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希望它能明白，正象对以色列的军事攻势没有给约旦人民和政府带来丝毫好处一样，对以色列的政治攻势也将证明是徒劳无益的。

214. 用这种办法不能够同一个经历过二十年战

争痛苦的人民打交道；采取这种态度也不能够解决同一个有过四千年灾难、困苦、迫害、反抗和顽强斗争历史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希望约旦终将意识到，军事和政治扰乱动摇不了以色列，同样，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本次会议通过的这类决议不能影响耶路撒冷的生活。在耶路撒冷，生活不能停止，也不会停止。它将继续下去，如同耶路撒冷获得新生和再度统一以来的两年一样，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这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命运。仇恨不能阻挠它的发展，战争也不能破坏它的幸福与繁荣。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耶路撒冷将被建造，使一切敬重它的人得到荣耀，使一切住在这里的人得到幸福。”

215.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216. 法拉先生(约旦)：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黎巴嫩受到攻击的决议之后，特科阿先生就取消了安理会的资格。他说，安理会没有资格做出这个决议，因为它的威信破产了。然后他又取消了宗教和非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资格。在这次辩论中，他几乎取消了所有对这问题发了言的代表的资格。他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又取消了苏丹、巴基斯坦和美国的资格。我想，联合国那三个会员国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了，因为它们都被特科阿先生贬得一文不值。

217. 任何会员国，只要对这问题发过言的，特科阿先生就有权任意对它授予或取消资格。他的其他发言则是由他来决定什么在干扰或可能干扰安理会。他对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最高机构——的共同愿望这样回答：“你们的决议是由在这里发言的非理事国指使作出的。”我认为应该强调一下，这句话来自以色列，一个仅仅靠这机构才能存在的会员国。这是联合国之以色列讲的，而现在这位儿子却把它的母亲——联合国——的意志踩在脚下了。我想，这是值得在座的每位代表深思的事。我认为，这使安理会有责任立刻考虑一下，对目中无人的以色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种轻蔑、傲慢、奸诈和自负，迷住了特科阿先生的心窍，它们促使各理事国有必要在本月剩下的时间里，研究一下安全理事会应对目中无人的以色列采取什么行动。

218. 我想，当前别无他法，只好非常认真地考

¹⁶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全体会议，第一六八二次会议，第186段。

虑发挥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的威力，这一条要求全部或部分地中断经济、外交和其他关系。特别是我们不应该保护或资助以色列侵略势力，给它输送鬼怪式喷气飞机，或凝固汽油弹，或任何毁灭性武器。正是这些武器使以色列忘乎所以，目中无人。安理会负有维持和平的责任，它应该设法制止以色列继续进行侵略活动。安理会现在有责任考虑，应该对以色列采取什么措施。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法律制裁，特别因为安理会已再三警告过以色列，如果它不改变这种狂妄态度，安理会就要对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219. 特科阿先生刚才不仅说，这个行动是安理会外的非理事国煽动出来的，而且还对安理会刚一致通过的决议厚颜无耻地提出责问：“这种父母生下的决议有什么价值？”这是他的原话。他这是问，反映世界公众舆论的联合国的意志、安全理事会的意志，有什么价值？安理会再一次宣布它关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决定，这只是表明国际社会的意志。尤其重要的是它表明它只承认法律准则，不承认以色列所奉行的弱肉强食的野蛮准则。它再一次强调了众所周知的国际原则：任何靠战争攫夺领土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占领国为改变耶路撒冷地位采取的措施都是非法的，都没有法律效力。安理会要求采取紧急步骤，这已列入决议，并由提案国之一宣读过了，不必我再一一重复。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及派遣代表团参加安理会审议的其他政府，在国际原则的鼓舞下，出于责任感及对正义的热爱，采取公正的立场，宣布了它们的判决。最重要的是，它们意识到以色列的非法措施将给和平的城市及其人民带来什么。

220. 对一切有勇气和决心坚持正义立场的安理会代表们，我国代表团实在不胜感谢。我们同样感激那些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代表团，即：马来西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和阿富汗代表团，它们负起了特殊的责任，参加了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感激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及其政府，因为它们发表声明，支持约旦的正义事业。我们感激一切参加会议并真心诚意地、坚定地支持约旦的正义事业的国家。我们的控诉是正义的，因此我认为它的结果不可能不是这样。

221. 公众选出的、尊贵的耶路撒冷市长哈提卜

先生在审议耶路撒冷问题时始终与我们在一起，他同耶路撒冷心连着心，他的光临不仅使安理会获得了重要的、确实的情报，而且也使我们大家回想起我们庄严宁静的圣城。哈提卜先生将回到约旦去。虽然他流亡在外，离开了他心爱的耶路撒冷城，但他将怀着新的意志和决心回到约旦，他已真正感到以色列的一切行动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以色列当局应为它的专横措施负责。他将向耶路撒冷人民保证，以色列如作出否定的反应或毫无反应时，安全理事会将毫不延迟地再次集会，考虑进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这就是考虑援引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他将告诉人民，不论以色列的恫吓或欺骗，也不论以色列的威胁或讹诈，都不能在安全理事会上帮以色列人的忙，它的征用、没收、任意逮捕和放逐，只是使安全理事会更加一致谴责它的非法措施，并警告它必须停止这些措施。这是我们今天审议的结果和通过的决议的可喜成就。

222. 我们很高兴看到，在座的人没有被以色列编造的诡辩所欺骗。这些诡辩的最后一个就是硬说那些房屋是盖在犹太人的土地上。这是谎言和歪曲、没有丝毫真话。这土地是我们阿拉伯的土地，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如果安理会认为有必要的话，它不妨查阅记录。好在特科阿先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到来，又散布了更多的谎言进行了更多的歪曲。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座的人没有受到蒙骗，不论这些歪曲或以色列的烟幕、或以色列的转移目标的手法都没有发生作用。

223. 每位理事国代表都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因而对以色列表示了谴责，这就告诉特科阿先生，他的歪曲不能欺骗任何人。今天，以色列已空前孤立。在决议一致通过之后，现在以色列领导人还会不会说，除了以色列，其他会员国都乱了步调呢？显然，这是特科阿先生希望在安理会上引起争论的问题。人们很想知道：在这决议之后，以色列将表现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还是侵略的态度？他们是不是还要说，这是反犹太人的决定，或者承认它符合宪章，符合联合国的准则呢？或者他们是不是还要挖联合国的墙脚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以色列人是否赞成中东和平。

224. **主席：**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225. **法赫丁先生(苏丹)**: 今天下午摩洛哥代表发言时, 至少在发言快结束时, 以色列代表退出了会场。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狂妄自大、敢于与一切到会者为敌的原因。我认为现在不是以色列代表骄傲的时候, 他倒是应该冷静下来, 考虑一下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他应该感到忧虑、而不是骄傲, 因为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着重指出了以色列的孤立, 它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反对和谴责。

226. 我很久没有到这儿来了, 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 在这些大厅里是听不到以色列代表的声音的。我记得那时, 当以色列的罪恶和暴行在联合国受到斥责时, 很少看到它的代表站起来行使答辩的权利。我更没有听到过——我指的是大约两年前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代表曾对各大国提出过抗议。

227. 但现在, 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不再沉默。他们改变了手法, 这就是“你们怎么敢”手法。它主要针对苏联,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但也始终针对批评以色列的任何代表团, 任何会员国。当然, 阿拉伯国家是“你们怎么敢”手法特别中意的目标: 阿拉伯国家怎么敢议论以色列的事情呢? 阿拉伯国家怎么敢谈论压迫少数民族的问题呢? 真的, 苏丹怎么敢——象它刚才讲的那样——谈论以色列的压迫呢?

228. 苏丹军队装备了现代化武器, 以色列代表为了感到伤心, 然而他却大言不惭, 为以色列侵略者辩护, 认为他们有权炮击村镇, 用凝固汽油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也许他要说这是应该的, 因为这是为了以色列的安全。然而他却否认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安全措施, 不论这些措施多么温和, 多么人道。他当然要否认苏丹有权用武力对付破坏祖国统一的人。在苏丹, 那些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分子, 他们往往被发现装备着以色列供应的武器。

229. 以色列的罪恶是讲不完的, 但我要着重提一下, 以色列作为各大国制造的产品, 不应该用刚才那样刺耳的叫嚣对待大国, 它应该为此感到害羞。还有一件事使我的代表团非常惊讶: 一个完全靠种族排外主义获得生存的国家, 居然敢议论阿拉伯族苏丹人和南苏丹人, 说阿拉伯族苏丹人正在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南苏丹人。以色列人没有权利指责苏丹。苏

丹已经融洽了许多种族的特色, 因此把苏丹的冲突说成是种族冲突是毫无道理的。

230. 我们有我们的困难, 因为在我们独立以后, 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建立国家的统一。那些不愿意苏丹独立的人, 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这是我们的重大责任。那些不愿意看到苏丹独立, 不愿意看到反帝国主义的苏丹存在的国家, 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国。在这个世界上, 谁是以色列的朋友呢? 如果以色列真的想物色它的朋友, 那么它找到的第一个朋友应该就是南非共和国, 它与以色列一样, 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

231. **主席**: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叙利亚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并请他发言。

232.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 现在已是午夜, 我们已跨进七月四日的节日了。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第6段是这么说的:

“要求以色列毫不迟延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关于执行本决议各条款的打算。”

我们从以色列代表那里听到了部分回答, 但以色列更高的当局已作了全面而充分的答复。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如下几段报道:

“六月二日在特拉维夫的记者招待会上, 国防部长达扬告诉本报记者, 被摧毁的房屋完全是出于‘安全的需要’, 但‘总数约为二百五十幢’。

“去年十月, 以色列建筑部长穆德查伊·本托夫说, 一千户以色列家庭将被安置在东耶路撒冷城内的新住宅区。

“他说, 这些房屋将包括学校、住宅、商业中心等共二千五百个单位。他还说, 居民将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开始迁移。”

这样, 以色列已经向安全理事会作了全面而充分的回答, 我们也知道今年九月将发生什么事。所以, 重提决议的第6段是十分必要的。

233. 以色列代表还厚颜无耻地大谈人权。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就在同一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又登了一则报道:

“纳布卢斯的一位有教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巴勒斯坦妇女认为，在西岸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位家属，一位亲戚或至少一位朋友给关进监狱或被放逐到东约旦。不论白天黑夜，人们随时可能被捕。他们被关上几个月而不在法庭受审，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这一切随时都在发生。一位以色列律师费利西亚·兰格夫人承认了这一事实。她一再受到她的以色列同胞的恫吓，受到军事安全当局的警告，因为她在法庭上为被控告的阿拉伯人……和其他被拘留的阿拉伯人辩护。”

234. 最后，以色列代表又引用了以赛亚书，但他没有引证下面这一大段话：

“祸哉，这忤逆的儿女，主说，他们听人劝告，却不听我的，他们覆盖着被褥，却不受我的精神的庇荫，以至罪上加罪。

“2. 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

“3. 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必使你们狼狽。”

235.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以色列代表再一次对巴基斯坦作了恶毒的攻击，他当然是懂得礼节的。可笑的是他引用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指控。这使我想起了去年印度因支持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引起了他们不快，他就大肆攻击印度。

236. 在这富有成果的辩论结束时，我觉得，与其跟以色列代表争论不休，不如去做些更有益的事。我受不了他那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口气。他有权利自我安慰。可是我的安慰还是来自我对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微末贡献。巴基斯坦在这里提出的决议，有什么价值呢？我建议他考虑一下一致通过的表决。

237. **主席**：现在我请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38.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今天是七月四日了，请允许向我的同事约斯特大使，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衷心祝贺他们的国庆日。我不想多说，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既然夜间没有焰火，他们也许要在明天同他们的儿孙一起庆祝节日，因此不要感到太疲劳。

239. 然而，特科阿先生的某些歪曲，我总觉得不能不加以纠正。以色列人一谈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历史，通常总一直追溯到大卫王，所罗门王，以及短命的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今天他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已有四千年之久。我必须提醒他，摩西生活在三千三百年前，并且他是埃及人。不管怎么说，在雅各离开迦勒底的乌尔之前，犹太人并不叫犹太人。这点很重要。摩西在什么时候兴盛起来给忘记了，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但是夜已很深，我们可能在历史森林中迷路，我的记忆也不一定可靠，讲的日期可能不准确。

240. 然而，我必须说，特科阿先生不但批评投票赞成决议的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而且批评了我们全体要求参加辩论的国家，这确实是很愚蠢的。我相信，用这把尺来衡量的话，这个国家里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就不会认为，美国应该干涉远东的事务了。

241. 我今天引用了利特维洛夫先生的几句话。特科阿先生可能不承认美国代表有权跟我们站在一起。他还经常地批评苏联，它是无权充当法官的。我的巴基斯坦朋友，苏丹同事，还有其他同事都已各自作了回答。当然，主席先生，他出自对你的礼貌，没有讲塞内加尔什么。但是我们应该对每个人或每个民族吹毛求疵吗？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些缺点。如果我们对你们每位先生，对我们每位发过言的人都吹毛求疵的话，那么他就会从中引出结论，说我们即使不作为个人，至少作为民族来说，都有错误，因此无权参加辩论。这样，他就只好独自跟上帝对话了，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大家都应从属于那个民族。我认为他做的未免太过火了一点，因而显得很幼稚。我们已经一再告诉过你，我们与犹太人无冤无仇，可是你一来就拉开响亮的嗓门，讲一些实在刺伤人的话。然而我们已经听惯了这种话，因此我相信，要是你继续那么讲，到头来还是害了你们自己。我可怜你，因为你也是人，我们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242. 在这七月四日，你从我们的美国朋友那里收到了一份精美的礼物：他弃了权。你还要什么呢？在这会议席上，除了美国代表没有人弃权。难道这还

不是七月四日的最好礼物？我们希望巴勒斯坦当地人民和耶路撒冷人民，当你们以色列恢复理智以后，将庆祝他们自己的七月四日。

243. **主席：**我明白联合王国的代表要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244.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在我们散会之前，我只想说——我相信其他许多人与我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们听了那么多的充满怨恨的话，我

感到非常遗憾，我再也不愿意增加一句了。但是近来常常有人提到七月四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大家知道，就在这一天，这个国家的一些英国臣民变成感情用事，并且令人遗憾地使用了暴力，以致很不明智地宣布推翻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陛下英明而有益的统治。我所能说的只是，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居民在明天这一天中能怀着悲痛回顾他们的历史错误。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星期五上午十二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